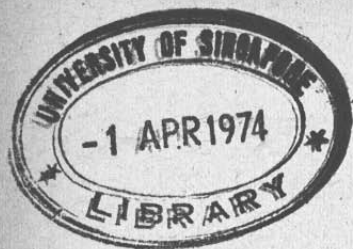


蕉風月刊

253期 一九七四年三月

52
36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53期 ● 一九七四年三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38,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

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專欄

閒思錄·黃潤岳·50

輕描集·邁克·52

■散文

更鼓·溫瑞安·55

法遊散草·牧羚奴·60

和夜一起·亭尼·66

若我笑·家毅·68

■詩

青菓販·文愷·69

出車·何樂良·70

■小說

變·落葉·72

靈與肉·朱牛人·77

賂金·麥浪·84

風訊·編輯室·91

蕉風月刊

二五三期

目錄

■封面說明 蘇茲尼辛抵達西德受到貝爾的歡迎

■特稿

李核集・李明・5 你愛我們・姐妹・小過門兒
侏儒・三隻金錢龜・無花菓樹

■蘇茲尼辛專頁

從藝術家變流放者・殷企儀・17

俄國智識份子的反叛傳統・郭書遠・20

沒落的右手・吳海涼譯・22・

■論述

拉笛夫的湄公河・麥浪譯・31

台灣的新生代小說作者・文邦・35

■創作

牧羚奴創作兩則・牧羚奴・43

本化大炭小品・林木化・46

■詩

新嫁・溫平任・48

矛盾・黃昏星・49

Ming Anthony (李明) 著

李治華 譯

李核集

這組詩的作者李明是法國一位傑出的植物病理學家，詩人，畫家。一九四六年生於里昂，明在巴黎完成大學教育。六八至七三年間，她會數度來新加坡研究熱帶植物樹癭，寫作博士論文；在研究的過程中，她發現了數種新種昆蟲，動物學界以她的名字來命名這數種新發現的昆蟲。目前，她在著名的史特拉斯堡植物學院繼續研究樹癭，已發表論文數篇。在留新期間，她會與友好聯合舉行畫展，搞話劇演出，才情英發；明也是一位極有感覺的詩人，這裡刊出的詩是她的詩集「李核集」中的部份作品，插圖也是她自製的；譯者李治華是明的父親，李先生是位知名的中國學人，卜居法國，刻在巴黎大學教授中文，已出版譯作有「元曲」，魯迅的「故事新編」，「聊齋誌異」（合譯）等書，並已完成「紅樓夢」的法文譯稿，前後費時十餘年，預料不久即可出版。

——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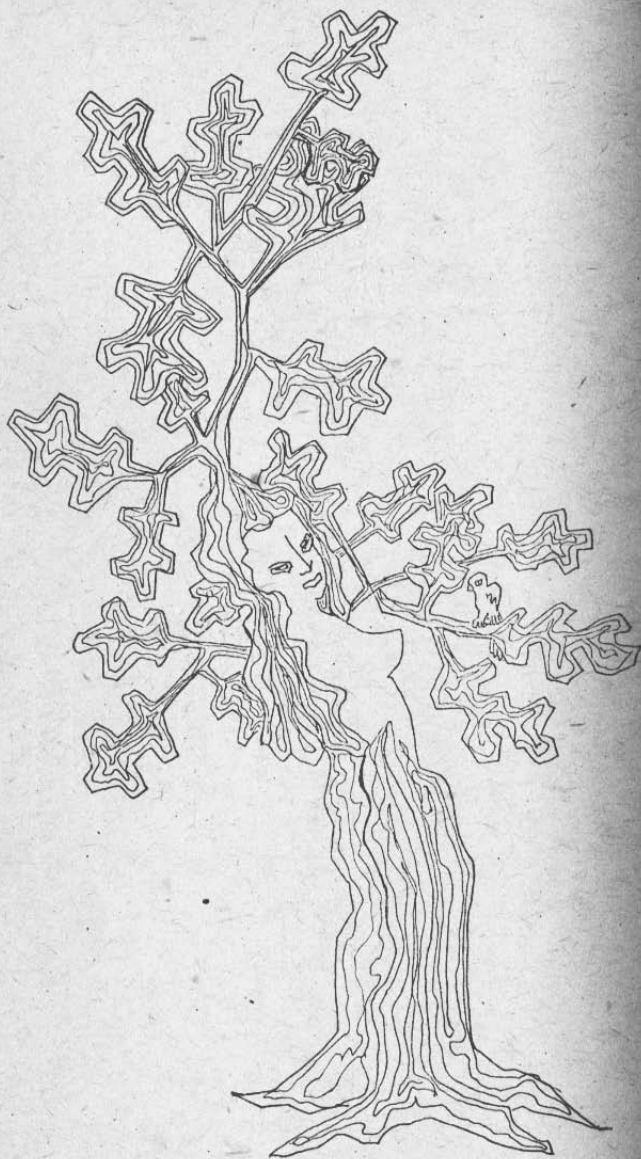
無花果樹

上了台階一拐角，
陽光挑逗着軟塵，
苔痕鎖住了石牆；
無花果樹在上面，安息，
召喚；
我攀登而上。

樹蔭碧綠，都在夢中，
樹皮略有些兒粘，
樹葉淅颯振微風；

樹蔭玄黑，都在睡眠……

一天早晨，爲甚麼？怎麼樣？
睜開眼，頭髮里搭了個鳥窩，
乳房和血管里漲滿了奶漿，
我是一棵樹。



姐 妹

我不能入睡
豎背

我將消磨時刻

等待着清晨

坐在窗前，雙足悠盪半空

我一連點了幾支烟

雲霧

我諦聽

沉靜了

入睡的人兒

多麼沉靜呵姐姐

聽着你

沉靜地

呼吸

毛毯羽被緊緊裹着

慵懶的你

只露出兩條欲鬆未弛的髮辮

和一個鼻子尖兒

涼森森清晨的不速之客
我鑽進

你溫熱了翻動的被窩兒

我略微解開你的睡衣

用手指聚精會神地

描畫着你溫柔的

乳房

呼吸着潤澤

窃取了歡愉以後我離開你

到旁邊兒我的床上

幸福地睡去

你醒來說你夢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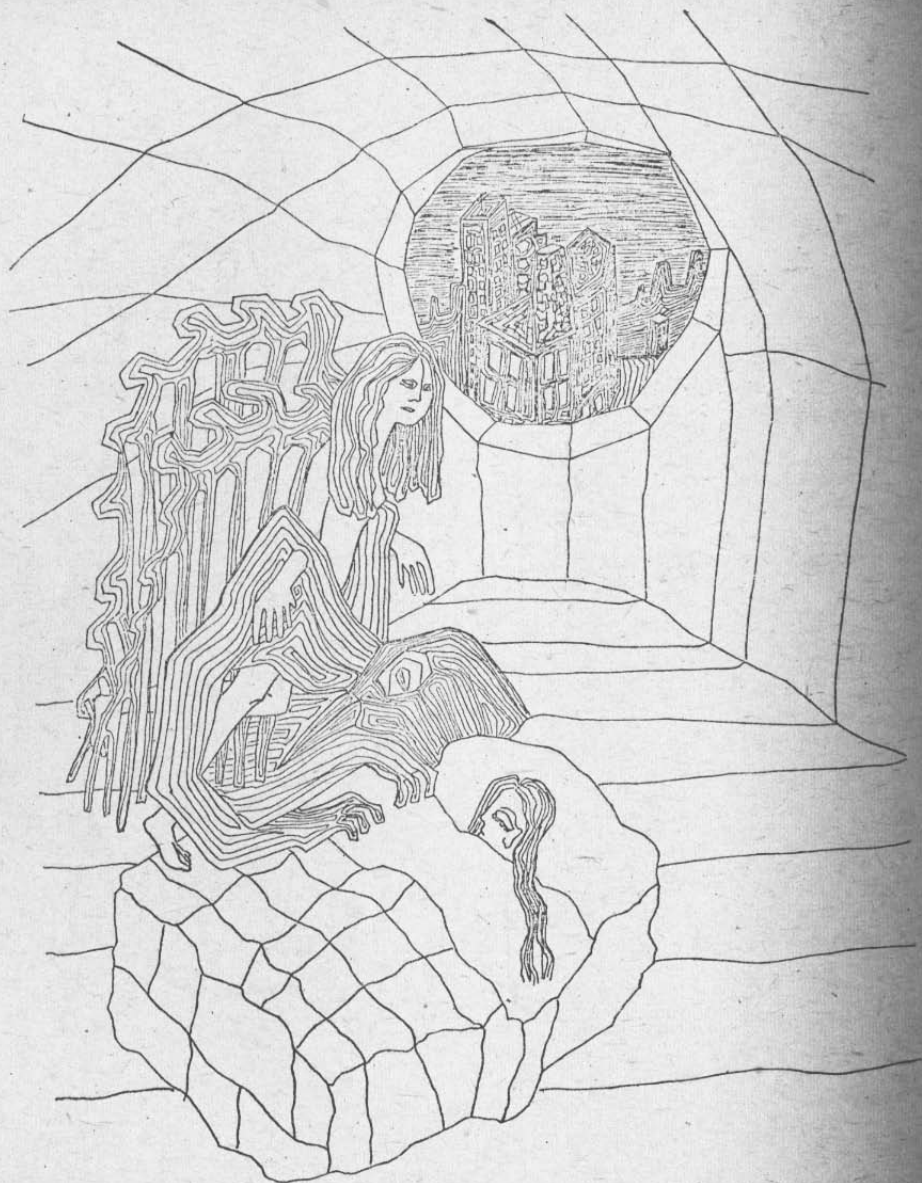
一隻冰雪蝶採集炎炎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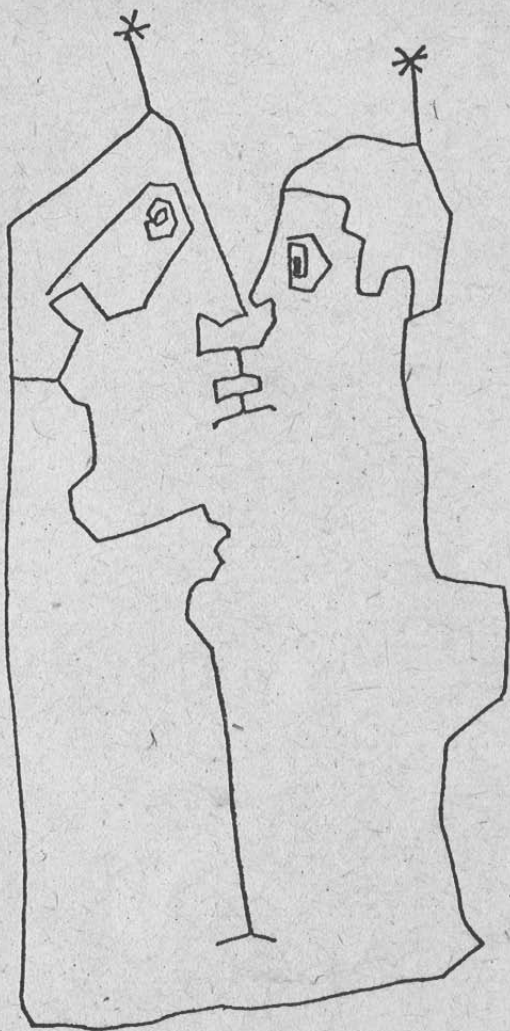
相愛的姐妹

一邊兒煎麵包喝茶

一邊兒笑

你那些奇異的夢，我那些不眠之夜





小過門兒

一花

二摸

三情語

你親我熱

•

一嘆

二惜

三咀咬

你分我離

侏儒

國王的侏儒晚上望月長嘯
專治陛下不眠之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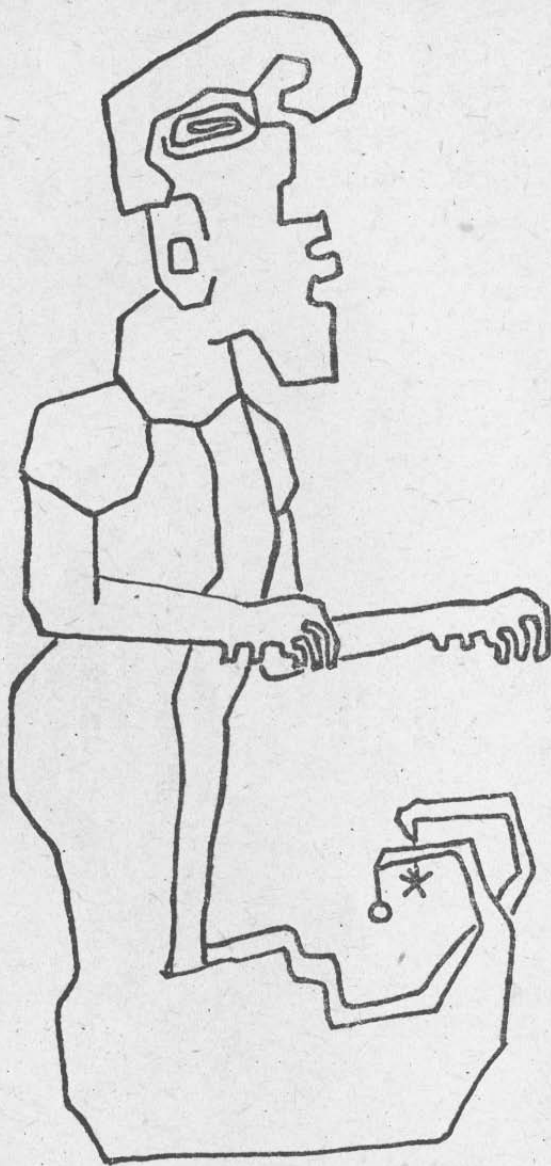
我是侏儒

獠牙惡齒斑爛虎皮

夏夜我咬死國王和不眠之月

跑到樹林裏

一隻猴兒歡蹦蹦亂跳



你愛我們

門開着呢
你進來了
狗看見你
叫也沒叫
你看我們
睡得正香
脫光衣裳
只留下襪子一雙
一早兒
你睡在我們中間
引起我們的驚異
何姓何名？
來自何方？

如何登堂？
如何入室？
金髮的睡郎
一絲不掛
只留下襪子一雙
你睜開眼
翠綠
我們本是倆
情人
你要我們
擠成三
我們冷嘲熱笑
你走了
你的
踪影俱失
只留下襪子一雙



三 只 金 錢 龜

我給你講講我的金錢龜？
最小的叫高娃娜

老二叫特麗絲梅姬因爲它是老二

老大叫菱葛瑪，顴骨般大小，

三姐妹都來自嘉邦特拉※

復活節絢爛的集市；

萵苣嫩葉生菜心，

嬌小玲瓏身段窈窕，

盤碟滿種小黑扁豆苗兒

踐踏蹂躪了綠莖森林；

三只第四紀層的爬蟲

秋後沙內蟄，一冬勤澆酒

可惜再也不萌芽；

春來洒淚，鞋盒棺槨，墓誌銘：

我長大，遺忘了

可是在我姨父花園苦栗樹下，

一擦黑兒你會看見

每年忌日我會燃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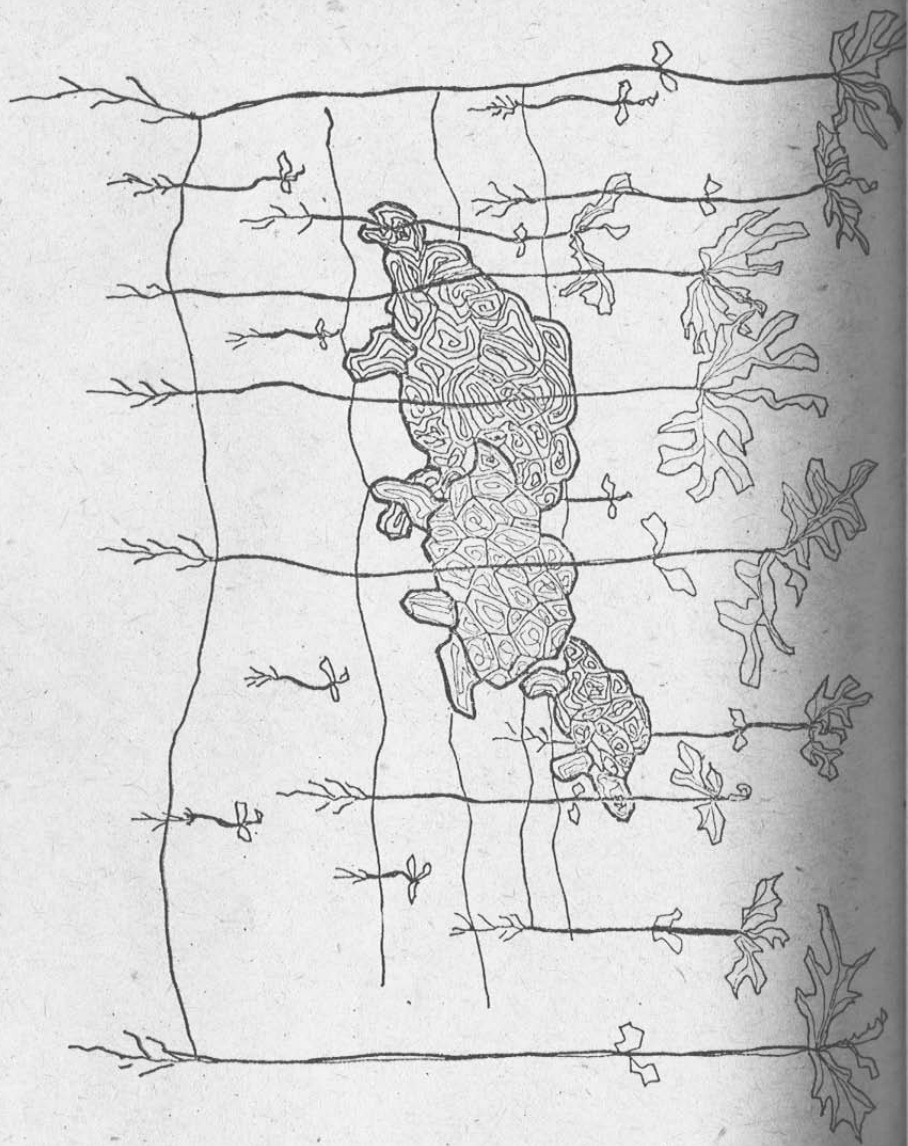
祭幽靈蠟燭

歲長月久暗淡了的光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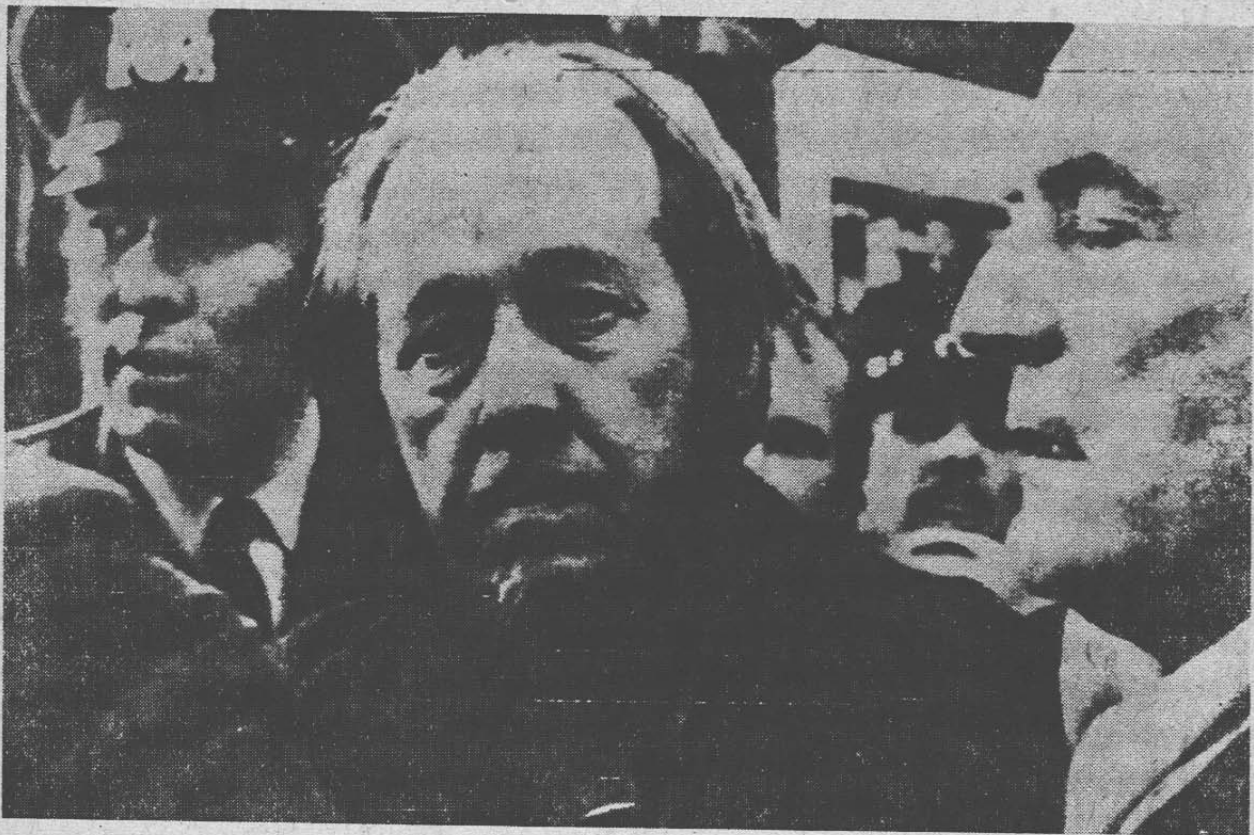
※法國南部小城，特產蜜餞，遠近馳名，每

星期五舉行五光十色豐富多采的集市，爲

作者幼時每春必遊之地。



被蘇聯政府放逐出國的蘇聯作家蘇茲尼辛，是愛國者？是叛國者？這只有靠歷史作証了。



從藝術家變流放者

要來的終於來了。當蘇聯航空公司一架藍白色的TU一五四噴射客機，緩緩停在法蘭克福機場跑道盡頭後，機門處出現一名五十五歲滿臉紅鬍子的老人。他步下梯級，接過一名圖德空姐獻上的紅玫瑰，低下頭，親吻她的手，於是開始他在西方自由世界的流亡。

這位代表蘇聯良心的作家蘇茲尼辛（Solzhenitsyn），在飛抵西德不久，蘇聯官方塔斯社，就發表簡短公報，宣佈他被蘇聯最高的機關「最高蘇維埃」，剝奪公民權，並被放逐到國外。從此，蘇茲尼辛便結束了他在祖國的文學生涯，走上蘇聯知識份子最無可奈何的命運——他筆下一名小說人物所說的「精神閹割」。

但蘇茲尼辛早就料到這一天的到來。去年十二月，當他的最新一本小說「苦拉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在巴黎出版時，他便整理好一隻黑色的小旅行袋，坐着等待敲門聲。

他的等待不是毫無理由的。這位作品在國內遭禁，但在西方卻擁有千千萬萬讀者的蘇聯作家，一直就在抨擊和暴露克里姆林宮的極權手段，引起世人關注蘇聯又再迫害知識份子，並且通過他偷運到西方出版的小說「第一圈」、「病症病房」和「一九一四年」，讓我們看

到蘇聯集中營的悲慘。「苦拉群島」前兩部份的出版，揭開了列寧和史太林統治的恐怖。克里姆林宮到了無法用報章批判來壓服他的反叛聲音時，祇得「送他出國」，並慷慨准許他的妻兒攜帶他的書籍文件離國。

二月中莫斯科一個多雪未融的下午，兩輛警車駛進科茲斯基街第十二座大廈外面的車道。蘇茲尼辛的兩名孩子正在屋外玩雪。七名警方人員，兩名穿便服，五名穿制服，跳出車外，匆匆登上第一百六十九號公寓。其中一名便衣警員按鈴，蘇茲尼辛的妻子娜達亞開了點門縫。「你們來了多少人？」她問。「祇有兩個，」其中一人答，「我們想見你的丈夫。」

娜達亞從書房叫出蘇茲尼辛，再次開門時，外面的七個人全衝進那間丟滿玩具、書本、信件和紙張的公寓。警方人員當場逮捕蘇茲尼辛，警告他如果反抗的話，他們將用武力把他帶走，並叫他收拾東西。蘇茲尼辛提起那隻從去年十二月起就收拾妥當的黑色旅行袋，親吻娜達亞和他的兒子史蒂芬再見。

接着下來的就像「苦拉群島」中的一幕。蘇茲尼辛先是被脫光衣服搜身，然後穿上囚衣。他被一隊盤問者盤問了數小時，但拒絕回答問題，或簽署例常的官方盤問報告。他得到通知，他的罪名是叛國，最高刑罰是死刑。正如一百廿五年前，另一位偉大的俄國作家杜退安耶夫斯基，被置於一隊偽裝的槍殺手前面一樣，蘇茲尼辛也遭到同樣的殘酷嘲弄。雖然蘇聯早有計劃放逐他到西方去，他那晚卻被鎖在一間囚室內，受到死刑的恐嚇。第二天下午一點，蘇茲尼辛被令穿上衣服，由車子送到莫斯科史勒米退耶華機場。飛機在法蘭克福機場降落時，蘇茲尼辛才知道他的目的地。

■「那邊我講話，這裏我緘默」

在西德招待他的是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小說家波爾（Heinrich Böll）。抵達西德一小村莊的隔天早上，蘇茲尼辛讓攝影記者拍照，甚至在記者塞到他手中的「苦拉群島」上簽名，但他還是不願回答問題。他用德文說，「够了，够了」，又用俄文說，「我在我的祖國已說得够多了。那邊我講話，這裏我緘默。」

在西方放逐的第三天，他和他的瑞士律師賀伯，乘火車到蘇黎世。在那裏，他的諾貝爾

文學獎金和小說版稅，已經積存了好些年的塵埃和利息。蘇茲尼辛一直不肯吐露他的未來計劃，但賀伯對記者說，他想蘇茲尼辛最終將定居在斯堪德納維亞某處。二月底，蘇茲尼辛又再乘火車到丹麥的哥本哈根。

十年前，在「第一圈」中，蘇茲尼辛似乎預言他今天自己的遭遇。「一個偉大的作家，好比是第二個政府。」他說，「此之所以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愛過它的偉大作家，有祇是二三流的。」

克里姆林宮的領袖，害怕蘇茲尼辛，是有理由的。今天，沒有一個人比蘇茲尼辛更具威望，可以引起世人關注克里姆林宮久遠的不人道歷史。在東西方和解的時代，許多人都想把這歷史忘掉。但蘇茲尼辛這個「殉道者」，早在被放逐之前就說過，他「寫出了蘇聯的歷史真相」。

對蘇茲尼辛來說，放逐是殘忍的懲罰——失去了根，和俄文隔絕。雖然，從喬哀思以降的好些廿世紀作家，都經歷或選擇放逐，俄國作家當中，也許除了屠格涅夫以外，就沒有第二個人喜歡放逐。從普西金到拿破果，俄國作家對他們的土地都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儘管 *Mother Russia* 破產了，沒落了。在「第一圈」中，蘇茲尼辛講一個人十年後重返故鄉時寫道：「我要忘卻自己，把自己溶入最深沉的俄國中」——而單是俄國村莊的名字，就像「一陣溫暖的風」。一九七〇年，他不顧前往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獎，害怕蘇聯官員不讓他回國。

現在，被剝奪了公民權，遙遙無期的在西方流放，蘇茲尼辛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在放逐之前，他曾談起他完成創作使命時的「解脫和甯靜」。他的小說，他認為，是替蘇聯集中營千千万萬死者所立的一座紀念碑。但他的小說也是獻給生者的禮物。喬治奧威爾 (*George Orwell*) 說過：「控制過去的人，也控制將來。」蘇茲尼辛早已「寫出蘇聯的歷史真相」。將來，他也可能成功的喚起他不快樂的祖國內，那些被迫者和迫害者的良心。因為，正如他在諾貝爾獎演詞中所說，「一件真正的藝術品的說服力，是不容辯駁的；它甚至可以征服反抗的心靈」。

俄國知識份子的反叛傳說

在一八六五年，一名俄國作家賀爾辛（Herzen）問道：「世界上是否有一個秘密出版社和秘密流傳文稿事件不存在的極權國家？」最近被放逐到西方的小說家蘇茲尼辛，很可能也會這樣問。因為，在俄國，反叛一點也不新奇，而今天，克里姆林宮裏的那些官僚，儘力壓制反叛聲音的方法，也是一點也不新奇的。自十八世紀以降，俄國作家和知識份子，就一直在大聲劇呼，抗議那些追隨蒙古帝王專制傳統，濫用權力的統治者。而最先宣佈反叛者精神錯亂，得被關進神經病院的人，不是如今的蘇共黨魁布列茲涅夫，而是沙皇尼古拉一世。

不管是從前或現在，俄國反叛者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中，一直都被目為是遭遺棄的人。自從普卡契夫（Pugachev）在一七七三年到七四年間，發動未成功的農民叛變以來，俄國反叛者幾乎就一直真空狀態中掙扎着，得不到他們想要拯救的人民的支持。一八七四年夏天，一批反叛者跑到俄國內陸，改造農民的時候，他們很快就被農民捉去交給沙皇警察。十九世紀俄國歷史上的「土地與自由運動」，據估計祇吸引了三十名領袖。在今天，從一九七一年開始的反叛運動中，整個蘇聯境內積極宣傳改造的反叛者，人數大概不會超過二百名。

缺乏人民大眾的支持，反叛者的遭遇坎坷，也就一點也不令人驚訝。現代反

叛運動的始祖，是阿歷山大·萊迪斯基夫（A. Radischev）。一七九〇年，他鼓吹農業改革——結果很快就被送到西伯利亞。十九世紀大部份追隨他的俄國大作家，都一再和沙皇的檢查制度有麻煩。詩人普西金，在廿一歲那年，就因為發表「自由頌」而被放逐到俄國南部。普西金後來秘密流傳他那些更具爭執性的文稿，而成為今天蘇聯地下文學的始祖。十九世紀中葉的劇作家歐斯托夫斯基（A. Ostrovski），曾遭到革職，而在一八四九年，大小說家杜退安耶夫斯基，則因政治活動被捕，並被遣到西伯利亞，服四年苦役。後來，他在「死者之家」（The House of the Dead）中，描述這次的經驗。一個世紀以後，蘇茲尼辛步他的後塵，用同樣出色的手法寫成「伊凡·丹尼賽域的一天」。

也許，最澈底的俄國反叛者是列寧。他曾經在監獄內渡過兩年，在西伯利亞放逐了三年。列寧的哥哥阿歷山大，早在一八八七年就有先知之明，預言俄國政府是無法壓制反叛的。他說：「在俄國民族當中，我們永遠可以找到一小撮人，那麼由衷的為他們的理想獻身，並且那麼沉痛的關懷祖國的困境，以致他們隨時可以為他們的理想大義殉身。」但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上台時，似乎忘記他哥哥的教訓。和他以前的沙皇一樣，列寧及他的共黨繼承人，殘酷無情地壓制任何異己者。

雖然如今俄國的環境，和十九世紀及廿世紀初期的大大不同，但還是有一點很大的類似。正如一名反叛者說，「現在這裏依然黑暗一片。一小撮統治者遠離人民。而廣大人民，依然是一盤散沙，依然落後——是的，依然落後——而且依然等着人來解放他們，如果不是經濟上的解放，那麼就是知識上的。」祇要一小批知識份子，不管人數多麼少，都有這種感覺，反叛就將繼續是俄國人生活中的日常特色。反叛者核子物理學家薩哈洛夫（Sakharov）的一名朋友說，「這差不多是老生常談的濫調了，就是俄國民族喜歡受苦。在知識份子當中，我們喜歡受苦，但我們甚至更喜歡反叛殘酷的權威。而因為這點，我們確是個受苦受難的民族。」

Solzhenitsyn 作

吳海涼譯

沒落的右手

那個冬天當我抵達塔什干時，實際上我已是一具屍體。我到那裏等死。

可是，我的生命却獲得另一次更適。

一個月過去了，接着又是另一個月，然後是三個月了。外面，充滿生機的塔什干，春天已收檢，夏天已來臨。當我抖動的雙腿步出戶外時，天氣已相當熱，而且到處呈現一片茂盛的草青色。

我正不敢自信自己已漸漸好轉，在胡思亂想時，我還是以月份，而不是以年代來測量自己的生命。在醫療所之間那些由砂礫和瀝青鋪成的小徑上，我還能緩緩步行，步行了一段路後，我必須坐下息稍息，有時，當暈頭症來擊時，我還得將頭垂得低低而行。

我就有如我四周的病人一樣，但也和他們不同：我的權力比他們少，而且還得被迫保持緘默。他們有親友到來拜訪，也有親戚爲他們啼哭，他們所關注的，是希望早日復原。

如果我痊癒，這是沒有意義的：我已經卅五歲了，同時在那個春天裏，沒有人是我所能依附的，至少我連一張護照也沒有。如果我痊癒，我就必須離開這塊富饒的土地而回返沙漠。

——那是我被判終生放逐之地。在那個地方，我受到公開監視，每兩個星期必須報告一次，同時有一段時期，當地的警察總部不准我這個半死的人，離去治病。

我不能把這些告訴我四周的病人。即使我這樣做，他們也不會明白。另一方面，十年的細心反省使我明白一句真理之言，生命的真正滋味不是從大事件中獲得，而是從細微之事——像目前我以一雙病腿不靠別人自己曳行；我小心的呼吸以避免心臟疾病；以及我從菜湯中撈起一塊完整的馬鈴薯。

因此對我而言，這個春天是我生命中最痛苦也是最可愛的日子。

我四周的東西，我不是已忘了就是從來未見過，因此每一樣東西都使我感到有趣——賣雪糕的車，穿襪的清道夫，賣長蘿蔔的婦女，甚至是一隻由欄珊中逃到草地上的小駒。

隨着時間的過去，我漸漸步行離醫療所較遠的地方，經過那塊在上世紀就已建妥的公園。從壯麗的日出起，歷經漫長的白天，至到黃色的黃昏，整個公園都洋溢着人類活動。這裡，健康的人大步疾走，病人則漫不經心的悠閒散步。

在很多條小路匯合而通向大門的地方，有一座肅立的巨大雪白史太林雕像。他的面容在石膏鬚子的襯托下露齒而笑。在通往大門的小徑上，更多小型的雕像平均地分佈在兩旁。

路上有座涼亭，這裡有塑膠鉛筆和美麗的筆記簿出售。我決定最好還是不要有這些東西，不但因為我得節省開銷，也因為我以前的筆記簿曾落入他人手中。

在大門的旁邊，有一間生菓店和一間茶室。我們這些穿着綠條睡服的病人是不准進入茶室的，但是你可以通過籬笆看到裏面的情形。

在我一生中，我從沒有看過每人都有一盞青色或黑色茶壺的茶室。這間茶室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擺滿小張桌椅的歐洲廳，另一部份是烏茲別克式的廳壇。在裏面的人羣，靜靜地吃喝，然後放一點錢在碗裏才離開。在廳壇的另一邊，只見人羣坐着或躺在地上，有時幾小時甚至幾天。當天氣開始熱起來後，蓬帳下坐在藤席上的人們，在喝茶之餘還玩骰子，好像一整天都完全自由自在一樣。

這間生菓店倒可售賣水果給病人，但是我放逐後所聽來的幾個銅幣却被那些菓價擋駕不前。我只好眼旺旺地望那疊疊的杏子、乾葡萄和新鮮的櫻桃子，然後走開。

再向前走，前面有一座高牆，病人是不准走出大門的。每天總有兩三次，送葬的樂聲必會飄過這座高牆，傳進醫院的周圍。

這個城市有一百萬居民，墳山只在醫院的隔鄰。每次我們都可以聽到送葬儀式的聲音。鼓聲可造成奇異的效果：對那些送葬者而言，鼓聲的旋律對他們沒什影響，而那些健康的觀眾，他們很少停步環視一番，只匆匆的趕到他們要去的地方，可是對於病人，當他們一聽到送葬隊伍的聲響，他們便停止活動，同時由病樓窗口伸長頸項，觀看一陣子。

每當我發覺自己逐漸好轉，我越自信自己會活下去，這時，我便更細心看看周圍，我對要脫離這些感到悲哀。

在醫科學生遊樂場內，白色的人影正互相追逐白色的網球。我一生希望玩網球，可惜都沒有機會。沙拉河泥黃色的河水，正在其峻峭的河岸潺潺地忿怒而流，而花園內多枝的橡樹，遮蔭的樸木以及秀美的日本莉穗花樹排生長着。那個八角形的噴水池，正射出細長的水銀，還有那片茂盛的草地——剛好與那片被當局除了又除的監獄內的草坪相反。只要能在這片草地睡會兒，心平氣和地吸入草木的芳香和它那暖溫的蒸發氣體，實在是樂園滋味。

我不是唯一躺在草坪上的人，還有那些醫學院的學生，拿着笨重的課本，有些正在閱讀着不是他們考試範圍的小說，其他運動型的，則急忙由更衣室奔跑而出。黃昏時，女孩子的容貌看不清楚，但却反而更顯得吸引人。她們一羣羣走到噴水池邊，也同時將她們腳底下的砂石小徑壓响。

我的心正爲着某人而感到憐惜，他可能是我自己和我的同代人，在里米安被凍斃，在奧斯威特被活活燒死，在西卡山地方遭盡蹂躪或在西伯利亞的荒涼中等待死亡。這些女孩永不會屬於我們這一羣，或者也因爲這些女孩子，有一些事情我將永遠不會告訴他們，而他們也無法知道。

一天長長的時間裏，只見女人，女人，女人——在這碎石道上來來去去，還有年青的醫生，護士，實驗室協理，書記，管家婦和探訪病人的親屬。他們穿着嚴肅的白色外衣和半透明的南部衣服，在我眼前走過。那些稍爲有錢的穿起時髦光亮帶有藍色和粉紅色的衣著，頭上蓋有竹柄的中國傘。每一個人，當她一閃而過，在我意象裏就短暫現出一篇小說的完整架

構：她的過去，以及使我認識她的不可能機會。

我是一個可憐蟲，我憔悴的面容現出我的過去——集中營暗淡的日子迫出條條皺紋，死亡之灰色素現出在我乾而硬的皮膚上，還有最近病毒的侵襲也使我面頰變青。一種自卑性的自賤行爲使我背部也駝了起來，我那件小丑式的線紋夾克長度不及肚邊，我的褲腳就停在我腳踝，而褲腳的邊緣，因久用而變黃，也在我的長靴外漂動起來。

沒有一個女人敢走近我的旁邊，但是世界的壓力沖激我的意識，而我的雙眼和他們一樣敏感。

有一天將近黃昏時，我照樣站在大門邊，看着一羣忙忙碌碌的人潮滾動着，當時聲音吵什，人們在賣水果，有人在籬笆後面玩骰子和喝茶。這時，一個細小酷似乞丐的男人，正靠着籬笆有聲無氣地向人羣說話。

「同志……同志……」

這些忙碌，五顏六色的人群沒有聽他的呼喊，我便走前去。

「老兄，什麼事？」

這個男人有個奇大的肚子，比孕婦的還大，正像沙包般下垂。他那對笨重和污穢的鞋子，鞋底早已穿洞。他那件沒有鈕緊的厚外衣，正由他兩肩邊沉沉下垂。他的頭上，戴着一頂古舊，破爛的高帽子，很適合稻草人使用。他的雙眼浮腫無神。

他儘力舉起一隻握緊的手，讓我掏出一張繃濕了的紙張。那是一張申請入院治病的申請書，上面蓋有兩個印，一個藍色另一個紅色。藍印是由城市衛生委員會蓋上，並註明不接收這位病人的原因。另一個紅印，則命令醫學院的診療所接收這名男人爲病人，藍印上有昨天的日期，紅印的則是今天的日期。

「聽着，你必須到第一病樓的登記室，看，從這裏直直走，經過這些影像……」我大聲解釋，好像他是聾子一般。

但我發覺，他的體力在他正走到目的地時崩潰了。他不但沒有氣力問人，他連手中那個重約三四鎊的破舊皮包也提不起來。我決定幫他：

「好吧，老兄，把你的皮包給我，我帶你去。」

他明白我的意思，於是便馬上將手皮包交給我，扶靠着我的手臂，然後拖着沉重不離地的鞋子，慢慢地往砂石地走去，我拉着他的手臂，牽着他那件被灰塵染黃的外衣，徐徐而行。他那腫脹的肚臍，好像把他拉向前端，時不時這位老人從胸中發出一聲長嘆。

行至半途，路旁出現一張有靠背的板夾，我的伴友要求休息片刻，因站立太久，我也感到頭暈症來擊，我們便坐下，從這裏一眼便可見到噴泉。

當我們在慢行時，老人已恢復精神，他繼續他未完的故事。他得去達烏拉，因他的居留護照是在烏拉，這是難題的中心點。他是在達海培斯新生病。當局曾在烏金爾醫院收留他一個月，把他腿部和胃部水份抽掉，然後放他出院。旅途中，他也曾在查理焦和烏沙帝哇卡停留，無論他到什麼地方治病，都不被接受，當局只遣送他到烏拉。他感到身體太弱，不能乘火車，其實他是不够錢買車票。兩天前，他終於趕到塔什干，希望能進入醫院治療。

我沒有問他在南部幹什麼。根據醫藥証書，他的病情相當「嚴重」，但你只要對他看上一眼，你便知道是「無藥可救」。我看過很多病人，我可看出他們對生存已無希望。他已不能控制嘴唇，語言不清，眼睛也顯得無生命力。

那頂帽對老人也是負擔，很辛苦地才把它取下放在雙膝上。他使力提起手掌，用骯髒的袖子抹額頭的汗珠，他前額光禿，在不整齊的紅髮中顯得蒼白。不是歲月使他成為這個樣子，是病魔。

他的頸項上有一小撮細毛，像鷄毛般細小。我不知他如何提高頭顱，我們只坐下，他就把頭兒懶懶地靠貼在胸膛上，由下顎支撐。

那座似乎無聲的噴泉後面，兩名少女雙雙出現，一個穿橙色的裙子，另一個穿褐紅色。我覺得這兩個少女出奇的美麗。

我的伴友大聲呼喚，倒轉頭來墊起灰黃色的眉毛，瞟注我說：

「同志，你有香煙嗎？」

「老傢伙，忘了它吧。」我對他咆哮。

「除非你我放棄吸煙，否則我們就沒有希望。一支香煙，由鏡中看看自己吧。」（我於一月前誠掉這個習慣。）

他再度掙開灰黃眉毛下的眼睛，氣喘地望著我，有如一隻狗。

「同志，不然給我三個銀幣。」

我在想的是否要給他，到底他還是個自由的人！而我却是個犯人。這些年來，我在營中工作，分毫都沒有得到。當他們真正開始付工錢給我時，最後還不是被扣掉：什麼護送費啦，燈光費啦，還要有應酬那些官員，警犬和廚司。

我從那件夾克外衣袋子中掏出一個油皮錢袋，看看袋內的銀子，一聲長嘆後，我把三個銀幣交給老人。

「謝謝，」他粗聲地說，同時辛苦萬分地伸手拿了銀幣，放入袋中。與此同時，他的手臂也馬上垂下，拍一聲落在膝蓋上，而頭部也立刻垂在胸膛上。

我們默默無言，一個女人走過，隨後兩個少女也走過。我發覺這三個女人都很吸引人。幾年來我沒聽過女人的聲音和他們鞋根敲响地面的聲音。

「你很幸運能獲得住院，否則你可要在這裡徘徊一段日子。這時常發生，很多人都經歷過這樣的情形。」

他抬起頭，眼露光芒，聲音震顫但很清晰地說：

「朋友，他們遣我來這裡，因為我的情形不同。我是革命時的一名老將，柴里辛一役，米羅尼親自和我握手呢。我應得到特別退休金才行。」

「那時為什麼你不拿退休金？」

「這就是命運，」他嘆口氣說，「現在他們連我的存在也不管。有些記錄已被燒，其他的也失落了，我找不到証人，米羅尼本身也遭人暗殺了……這全是我的錯，我沒有保存自己的文件……我只有一件東西還留下來……」

他把右手舉起，用那圓腫的手指在袋中瞎摸，只一會兒，他的活動停止，他的頭和手再度垂下，坐着不動。

太陽已在醫院建築物後落下，我們還有約一百步的路程才能趕到登記室。在我的經驗裏，住院常常遇到困難。

「起來，老傢伙，看，前面那個門，我現在走前去詢問，如果可以，你自己走過來，如

果不行，等我，我和你拿手皮包。」

他點點頭表示明白我的話。

登記室只安置在一間龐大舊廳堂的一角，有個時期，這地方有個公衆沖涼房，一間更衣室和一間理髮室。白天成群的病人擠在這裡等待機會進院。現在，出乎意料之外，這裡一個人影都沒有。我敲敲夾板設計的門，一個鼻子短小的年青護士出來開門。她的嘴唇不是塗上紅色唇膏，而是紫色的。

「有什麼事？」她正坐在一張桌上看偵探故事，有一對生動的眼睛。

我把那蓋有兩個印的申請書交給她，然後說：

「他走路都感到困難，我才把他帶來這裡。」

「你竟這麼大胆帶他來，」她尖聲呼叫，連申請書一眼都不看看。

「難道你不知道程序，我們只在上午九時接受病人。」

我將頭貼緊門板上，使她不能把門關住。我咬緊下唇，將臉拉猩猩之貌，才發出吼怒聲

「聽着，我不是來給你教訓的。」

她吃了一驚，將桌往後一拉，說道：

「現在不能入院，上午九點才行。」

「先看看這張証書，」我用最粗俗的語氣向她呼叫。

「這又怎樣？正常程序照行。明天沒有空位，今天早上也沒有。」

當她說今天上午沒有空位時，臉部充滿快意，似乎要氣煞我。

「可是那個人才到這裡，他沒地方可去，妳明白嗎。」

「其他人也一樣，哪有這麼多地方收留他們，他們必須等待，他一定要找個地方住住。」

「可是妳只要看看，你就知道他的病況如何。」

「還有什麼嗎？難道你要我到處招收病人嗎？告訴你，我不是乖好的人。」她驕傲地按下鼻子。她的答覆竟如此的苛薄。

「那麼你坐在這地方幹嗎？」我用力敲響板門，一小堆白漆像粉般落下。

「倒不如妳把門鎖起，回老家去。」

「粗鄙的人，我沒有叫你發表意見。」她暴跳如雷。

「你以為你是誰，竟敢教我如何做我的工作。」

除了她難看的紫色唇和塗色指甲外，其實她的相貌並不難看。她的扁鼻最具特色，她的眉毛更活潑。因為不通風，她的白衣並沒有關上鈕扣。我也可看到他那精緻的粉紅色肩巾和徽章。

「是否說如果他不能走到這裡，而在路上被救傷車載來，那麼就能讓他入院，是不是這樣的條例。」

她傲慢地看住我，我也注視着他。我已忘記自己的襪子已露出鞋外。她冷冷地目視我，繼續說：

「是的，病人，這是條例。」說後，便走進枱內。

一陣沙沙之聲由我背後响起，我回頭一看，我的伴友已站在那裡。他早已聽到一切，緊靠在牆壁上和強拉住為病人而設的板凳，他似有無限困難搖動那拿住一張紙條的右手。

「在這裡……」他細聲地叫我，「在這裡，讓她看這個……讓她……」

我奔前扶起他，讓他坐在凳上。他用那無力的手，想從荷包內掏出証書，但終告失敗。我接過紙條的上半段（整張紙已被撕破），翻開它，裏面印着幾行紫色的打字字體，上下不齊地排着：

世界工人團結

這張証書是發給 Bobrov N. K. 同志於一九二一年在「世界革命」中的特別表現——親自在特種部隊消滅一批反革命份子。

簽名——

此証書是由一張紫色信封包扎。

我一面抓着胸部，一面問他：

「這特別部隊是什麼？它的職務是什麼？」

「哈哈，」他雙眼眯成一團，「給她看看。」

我發覺他的手，他的右手——如此的瘦小腫脹，連一張証書也舉不起。我也記起騎兵如何使勁把一個步行的人擊倒。

多麼奇怪，那隻右手曾一個圓轉便斬倒人頭，頸項和士兵，現在它甚至連一片薄紙也拿不住。

我再走到板門前，企圖再說服她，這次她連頭也不舉，繼續看偵探小說。在一面翻開的書頁內，我看到一個英俊穿制服男人，跳上窗緣，手中持一把槍。

我靜悄悄地打破裂的証書放在她那本書上，然後走開，我不斷擦着胸部，以免不支。我極需即刻躺下休息。

那名老將領，萎縮在板凳上。他的頭和肩下垂到好像無頭之石像。他的手指四處伸展，外衣下垂，而他肥脹的肚臍也傾陷入他兩腿之間。

譯自 Alexander Solzhenitsyn, 'The Right Hand', *Stories and Prose Poems*, tr. by Michael Glenny (London: The Bodley Head 1970), pp. 144—157.

麥浪 譯

拉笛夫的「湄公河」

拉笛夫·莫依汀 (Latiff Mohidin) 不是一名多產的詩人。他的詩作只足夠收集編成一本薄薄的集子，雖然如此，這本「湄公河」詩集已成功地使他成爲在這年青大馬文壇上的一名重要詩人 (Penyair terpenging)。峇哈山 (Baha Zain，馬來現代詩名人) 在他的一本著作裏會形容拉笛夫可與查利安華 (Charil Anwar)，印尼現代詩人) 媲美。

拉笛夫出現在這年青的馬來西亞現代藝壇上，帶來了另一種詩歌表達式 (Pengucapan puisi) 的可能性。拉笛夫的聲音不是在抗議羣衆所面臨的社會及政治的象徵 (gejala-gejala sosio-politis)，它也不是去剖析 (analisa) 某固定之概念 (consep consep tertentu)，或者定下重大的觀點。

拉笛夫是一名極懂得其藝術工作的藝人。因此他不願涉及那些有關係上述問題的工作。那不是他的責任，對拉笛夫最要緊的乃是如何去表達他的藝術。

這種事跟有傳統性質的藝術不同，在那種藝術裏（傳統性質的）它必須要有「作用性」(Fungsional)、富有哲學，並且它主要的一切都必須有關係至社會羣衆的責任。

在這種情形下拉笛夫（以及同他一路線的朋友）沒給他的社會帶來任何意義。

拉笛夫的詩就是拉笛夫格性的表達，甚至詩就是他的個性。他的描繪（Imej）產生自他個性會有過豐富的經歷，因此若他的行為上有神祕並不是很古怪的。

那常被忽略的自然現象或元素（Perkara-perkara atau unsur-unsur alam）卻時時在受到拉笛夫的注意，除了夢、感觸、幻想及回憶外。也就是那些元素常浮現在他腦裏，成為他寫詩的靈感。

拉笛夫也常常有意以他那不平凡的想象力超越事實的界線（melampaui batas-batas kenyataan dengan imajinasinya yang luar biasa），以下一首小詩可據以為証：

茅草燃燒

土地焦灼

蝴蝶蝴蝶香亂凋落

那些見證的兒童

奔入

母親的腹部

（茅草燃燒）

甚至他在那本以七個夢作為詩集前言（Pekata）的開始，其中他在第一個夢裏這樣寫道：

當我糊好了紙屋，我把它高舉起來，然後把它留在空中。

他在現代畫的藝術裏所獲得的許多經驗，給他在詩創作方面帶來了極度的好處，甚至達到某些人說他的詩是從他的畫上搬過來的。用顏色來產生這種表達方式，的確是很困難的（記住，拉笛夫也是一名現代畫家），但若以文字來表達或許會產生更好的效果。因此，我們不感到奇怪若拉笛夫的詩富有彩色以及在某一場合又見他着重於「想象」。

你的天空太藍

你的雲朵太紫

我一時打開 一時關上

我打開 我關上

我打開 我打開 打開

(室之戀——三十六頁)

重覆句字的元素又是拉笛夫詩裏另一特色。這種「重覆」並不顯得生硬，沒有效果，但是用以產生變化及色彩的表達方式。比如：

着火（見九頁）

一聞拉浪草的臥房

一張拉浪草的床墊

一張拉浪草的睡夢

拉笛夫最出名的一首詩作：「湄公河」，也可能是目前馬來文壇上最出色的其中一首詩

(barangkali juga adalah salah sebuah puisi yang paling berhasil dalam kesusastraan

Melayu sejauh ini)，不只可聽出拉笛夫的格性對自然界發出的心聲，甚至連他自己也完全沉入那種境界裏。

自我的沉入及統一 (keterlibatan dan penyatuan) 形成一種成熟、完整以及優良的詩歌的表達方式。

湄公河

我選擇你的名字

因我這般孤獨

我要將我的胸膛

深埋入你的河床

我的右腳向月

我的左腳去向太陽

我的心將隨你的河水

一起流去

我的名字向河口

我的聲音去向群山

另外且注意「發音的要素」(nsur-unsur bunyi)——押韻與諧音 (asonansi dan aliterasi)，以及那豐富對照的要素 (unsur-unsur kontras yang amat kaya)，好似產生一種音樂的効果。詩歌可不就是一種音樂嗎？

但是，拉笛夫那有份量的詩不只是因它具備有「發音的要素」，雖然這也佔重要的角色，甚至是它那有份量的表達方式。

他詩裏所採用的句子皆是平凡的句子，可是他却使那平凡的句子顯得很有份量，因他採用了聚有清新、恰到好處以及活動力詩質上的系統。

拉笛夫是一名能成功地把自己與詩匯集為一體的詩人，因此他在詩質上所獲得的經驗就是他的詩了 (pengalaman puisinya itulah puisinya)。

〔附記〕以上所引之詩乃牧鈴奴、梅淑貞所譯，不敢掠美。

譯完二月十五日夜

台灣的新生代小說作者

在今天，小說作爲一種文學類型能够被普通接受的可能性似乎要超過前此的任何一個時期。同時，小說作者也註定要老老實實串演各種多貌性的角色。首先，他必須是一個情境捕捉的攝影師，要能充份而且高明地掌握角度和形式來使出渾身解數；還有，他不得不擔當起清潔員的任務，義不容辭地澈底掃除傳統說故事，打圓場的落後觀念，而讓讀者能够一新耳目。最後，當然他更要使自己成爲一個朝聖者，畢竟小說，在今天，是藝術而不是玩物，所以它的創作歷程必需視爲既嚴肅而又艱難的。

就近二十年的台灣文壇而言、中國現代小說的蓬勃與發展似乎不得不歸功於台灣的一批「文學新生代」。所謂「新生代」便是指在現代中國小說史上似乎將扮演重要角色的一批或目下寄居于台灣、或土生土長於斯的年輕作者們。他們有幸的比五四或三十年代的前輩作者們更容易的汲取西方文學的藝術技巧——意識流和蒙太奇手法在台灣今天的文壇上被熟稔的運用，這些的都是魯迅、巴金等人所前未曾夢見過的。此外，他們懂得經營結構的表現，懂得強調情節的冲突；或者加上一筆視覺色彩、或者醞釀一種語言的新效果；更重要的是他們均體認出了小說藝術的本質，而能够精純地使知性和繆思攜手合作來完成冲激撞成生命智

慧的火花。台灣的年輕作者們對於這一種呈露人生的藝術工具遂能樂此不疲地加以充份發揮。所以，雖然在與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甚至所有的中國小說傳統根本隔絕的尷尬局面之下，還能有效的擷取西方文學技巧、並凭着嚴肅的創作良心來踏踏實實的茁壯成長。中國的現代小說于是發芽為一株異葩，它的茂盛與蒼郁似乎是在的都會使人感覺到文藝豐收季的氣象。我們的雄心的年輕作者們都是小說園地裏的麥芽，假如一粒麥子不死的話。

然而，我不敢說因此此間的小說的地位與水準都有了顯著的提高；至少，他們的作品出現應該可以澄清並協助讀者樹立小說藝術的正確觀念，而讓一般的讀者自行的去比較與真正了解和接受小說這樣的一個文學類型。

談到現代小說在台灣的發展不能不提到一位忠心耿耿的播種者——夏濟安先生的名字。他的「文學什誌」是第一個有系統的介紹西方作家的刊物。同時，在他主持之下的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竟然一下子在短短的幾年之間湧然出現了這麼些多個現代小說的主將：白先勇、王文興、叢甦、歐陽子（洪智惠）、陳若曦（陳秀美）、王禎和……等等。薪盡火傳，這批學生自辦起「現代文學」什誌，開始扮演著現代小說的大力鼓吹者。當時尉天驄的「筆匯」和「文學季刊」、林海音的「純文學」什誌著亦肩負著同樣沉重的偉大任務。于是，喬艾思、紀德、卡夫卡、史特林堡、海明威甚至橫光利一也開始被輸入台灣的中國文壇，當時對流行一時的戰鬥文藝或鴛鴦蝴蝶派的磚頭小說深感不滿的躍躍欲試的「新生代」作者們，便很自然而然的接受了這股「西風東漸」的文潮大浪。

六〇年代前半似乎應該要算是這一批新生代作者最活躍的一段時期，許多文壇新人幾乎是以竄起的姿態出現，他們的作品一篇篇的踴躍發表簡直令人目不暇給，前面提到的「現文」大將就是這樣的一個個陸續斬露頭角的。而這一段期間——民國五十年到民國五十五年——可以說乃是余光中所謂的「學府作家」開始得勢的大時期。在此之前則是朱西寧、司馬中原、段彩華等「軍中作家」的大天下。有些人（如張系國）等要把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到民國五十年之間當作小說發展的「沙漠時期」，這種看法當然無可厚非，但是我們不必完全抹殺了「軍中作家」的地位，也不應該忘記了當時遠在海外的張愛玲等正在努力的用新的意象與手法來配合稠膩的文字風格編織舊有的老夢重溫，在台灣島上的姜貴和以及潘人木也約略是

類此；更不應該忘記了老一輩當地省籍的作者們默默耕耘；例如：吳濁流、葉石濤等正繼續寫作着，鍾肇政冲破鍊鍊羽毛的階段也開始的大量創作；鍾理和還在燃着他的生命的最後的光華來抒寫個人的憂悵和台灣民族的心聲。因此，我寧願稱它爲「醞釀時期」而不敢說它是「沙漠時期」。前輩的作者，從朱西寧、司馬中原到張愛玲、鍾理和在文壇上已經有人在替他們作回顧式的評價，那麼，「新生代」的作者們在馳聘了十來多年之後，似乎也可以適時地拈出其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作者來討論一番罷。底下的文字我並沒有野心把他們各各「定位」，而只是將其重點擺在介紹之上而已。我終于未能便利地分類詳加研究，這是因爲：現代小說的風貌勿寧說的確是千變萬化的，試以某種風格來限定他們顯然十分不大妥當。

白先勇，細膩、保守、而又敏感，這些特質也充分的表現在他的早期小說裡，再加上樸素白描的口語風格，因此「玉卿嫂」和「寂寞的十七歲」是很容易吸引一般讀者的。但是，從「芝加哥之死」以後，也就是該作者赴美之後，這一位「最後的貴族」開始散透濃郁的鄉愁；他的文字色調更鮮活了（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他的客觀鋪叙也更加的深刻了（冬夜）。在「台北人」一系列的作品中我們聞到許多中國、許多傳統。他塑造的若干往日的人物形相是令人難忘的，像尹雪艷、金大班、樸公和吳柱國。白先勇的個人的才華在此呈現無遺，他在短篇小說上的成就，老實說就是到目前爲止所出現的「新生代小說作者」中唯一的佼佼者。夏志清先生承認他的後期作品「不但反映出了二十多年來中國人的精神面貌，也是民國以後中國部份社會史的一個形象化的縮影。」請注意這裡所說的「部份」這兩個字；我們所能够深深加責于白先勇的也就是作爲一位現代作家似乎不應該一直被回顧意識所限困在往昔的烏衣巷中。白先勇的是否能拓展視野，和再度出發去創造，顯然的，乃是他個人成就裡更上一層樓的必要條件。

和白先勇的努力捕捉往日角色的形相很不一樣的是黃春明，他所關切的却是親身眼見的時下受盡屈辱的一群人。當他的筆尖朝向那些包括妓女（看海的日子）、工人（癩）、三文治工友（兒子的大玩偶），或者鄉下的老愚民（溺死一隻老貓）等等卑微的人物的身上的時候，黃春明的嚴肅態度和他的深刻內涵以及作品之間散放的光華顯然的已經不能自我掩飾。這裡十足地表現出來了一位知識份子的愛心底施予。近年來，他似乎更傾心於社會問題的發

掘，作品愈來愈像是「豪華落盡見真淳」。正因為他亦曾經浸身于浪漫的氛圍中（跟着脚步走），所以後來他的回歸社會文學顯得認真而實在。另一位則強調愛心施予的作者是陳映真，由全盤的憤世嫉俗過渡到熱情流露的世界乃是他的那段長長的鍊獄歷程。我們應該很難忘那個安那其主義的弟弟的激動的呼號（我的弟弟康雄），然而也更會深深的爲這些相濡以沫的枯焦的故事而感動：三角臉和小瘦丫頭兒（將軍族）、巴尼軍曹和妓女艾密麗（六月裡的玫瑰花）、季叔城和他的下女妻子（一綠色之侯鳥）——他們的相互扶持是多麼的真摯而無可奈何呀！陳映真小說的面貌非常多變，但是却擁有一個共同之特點，那就是震撼人心和發人深省的思想性。「一個文學家，尤其是偉大的文學家一定是一個思想家。」（現代主義的再開發）似乎從他的作品中可以印証出他自己所說的話。比較上起來看，張系國是一個量少而卻質精的作者，他的作品並不太賣弄技巧而結構自然緊密，筆觸則恰恰到了好處，確確實實是篇篇都經得起仔細剖論。他也是一個時代意識相當強烈的作者，在他的小說中可以時時會發現到有越戰的影子（焚），可以有玻利維亞的革命（流砂河），也可以出現未來的太空世紀（超人列傳）。同時，他畢竟是一個「有所爲」的作者，在「割禮」一文當中我們不難讀出他的企圖。也因此在此現實與藝術之間很難取得適當的協調，所以他會說：越寫越迷惘。跟張系國一樣劉大任也是屬於一個嚴肅探索的作者族類，自從擺脫了慘綠年代的夢魘，也便更能够關切並致其全力于描寫當代中國的知識份子的固定心態——「落日照大旗」裡的吳委員的形相乃是來自台灣的遺老社會的；「蛹」一文的抽樣則是完全來自美國的遺少社會。無疑的，劉大任的探索觸角是尖銳的，他的語言佈置是生動而老成的，這樣的一個極富可讀性的作者竟然寧願熄火，真是台灣中國文壇上一大憾事。他說：「在這樣的歲月裡還有什麼比出版一本書更爲無聊的事呢？」照他這樣講，那麼，寫小說也是無聊的了。

王禎和與七等生是文壇上的兩名蒼頭特起，他們的明顯風格是來自特殊的語言。前者是使用刻意經營的方言，後者則是自出機杼的佈置效果。王禎和顯然慣于以喜劇的手法來完成悲劇的情節。在「嫁粧一牛車」一文中萬發這個角色就是一個突出的悲劇性人物的最好的典型了，然而他雖是一個失敗的、卑屈的小角色，却仍然保持有凜然堅守的立場。在此，篇中的主題和表現技巧都可以說是十分深入的，可是王禎和却自以爲是的大量製造挪揄、嘲弄的

語言效果，其間的弩扭和尖刻性，終于使得作者的一份情懷、愛和同情，也為之全部噤然沉默了。王禎和的語言風格常常都被談論着，其實那樣能算是成功嗎？我認為那勿寧說是失敗的才是。相反的，那個隱遁的怪異角地的語言效果反倒成了七等生的魅力的一環。事實上他的豎腳、斷續、顛倒的語言和難得註解的寓言形式却蔚成了一种可怕的魅美，因為他是一逕「永遠那麼憂悵，永遠為我們創造着午睡時的夢魘一般的世界」。七等生到底預備告訴我們些什麼？他究竟企圖象徵什麼？這樣的問題，似乎不能問了。

「新生代」小說作者的一種共同的傾向即是同樣的去學習西方的文學技巧，讀者勢將不難在現代小說裡捕捉喬哀斯、卡夫卡或海明威的影子，而且也會發現幾乎所有作者都會在新潮電影和現代藝術中找尋靈感。實際上在小說技巧的追尋上表現得最明顯的也是這些人：

王文興，一個要算是最留心技巧表現的作者。大家必然很容易想起他的轟動一時的小說「家變」，這一部集現代小說技巧大成的長篇顯然是一向耽于改寫而力求精美的王文興所極付苦心掙扎出來的成果，希望它永遠被視為一種實驗作品而不要當成經典之作。然而，讀者也不能忽略他的若干早期的作品，像：「欠缺」、「踐約」和「黑衣」。大致來說，王文興的優點也正是他的短處所在——他隨時可能由于落入矯揉造做而破壞了整篇作品，他的一些標新立異的精悍短篇也正是如此，甚至可以說，「龍天樓」也是如此。

歐陽子似乎也是一個熱門的名小說家，她能够熟練地使用心理分析或三一律，而且控制自如地掌握情節人物的衝突，她的「秋葉」集裡的作品都像是緊湊而成功的短篇。然而歐陽子的小說都像是一個模子製造出來的，或者在技巧上來說可謂是僅止于頗具匠意而已，却未能完全全的使出看家本領。她的題材相當窄隘，內涵也頗為的不深刻的缺點亦業已在「文季」什誌的圍剿當中暴露而無遺。無可諱言的是，她的評價是被推許得稍為過當，其實施叔青和叢甦的作品很可能是更精緻、更為深刻的。施叔青的象徵世界是由她的鹿港背景凝聚而成，「約伯的末裔」和「安崎坑」是她的創作「荒原」中的異葩；叢甦則一勁兒描寫這一個不完善的時代裡的憂苦與徬徨。（當然這一切切都是個人的。）「雨」和「斜坡」代表早期的風格，「白色的網」似乎已經成為了一道煉獄，此後的「在東園外」便是一篇最後的力作了。相形之下，陳若曦是一個比較不容易引人注目的名字，原因是她太濫用新的寫作手法

，而且鬆散一如歐陽子，何況她的結集也從未出版。盲目追逐西方的技巧以致失敗的例子還有：水晶（楊沂）就是太迷戀意識流而使得讀者不勝其煩的，尉天聰則是顯然深深受了貝克特之誤而未能成功地表現他所欲闡揚的主題。

假如說現代小說的特徵之一是知性的加強，那並不是意味着感受性的發抒就要相對的被扼止了。其實呢？由於環境特殊，台灣的年輕作者在遭遇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尷尬局面之下，便不得不走入自我的內心世界來強調個人風格的直接呈露。他們遂成為今日冷漠與挫折的一群的代言人。林懷民的小說就是發掘了現代青年苦悶的心靈的達于最極點。不管他寫得多麼憂悵與殘酷，也不管他是如何的重覆地彈着死亡的弦調，這樣的一個「惡魔作家」總是博得喜愛和欣賞的。「變形虹」、「蟬」、「安德烈、紀德的冬天」是他的代表性作品。忻易（李茂盛）的主題內容是針對描寫青年成長中所面致的茫然與無奈，陳繁生、舒凡（梁光明）、沈萌芽（沈明進）也約略近似。林東華則完全傾向了人心的墮落與虛偽的作無情的空前諷刺。至于，那個標新立異的李昂是否要繼續捲着她的超現實風醞釀另一股像七等生那樣的氣候呢？

在「新生代」作者當中從事本地題材寫作的似乎只有李喬、楊青矗、鍾鐵民等少數人。但是李喬嫌太淺薄，楊青矗太粗俗、鍾鐵民又太蒼白。在這裡我們必須正視一項事實：那就是有創作才華的台灣省籍作者大多均不留心到他們自己的泥土——陳映真、林懷民、施叔青、歐陽子等確是如此。甚至黃春明與王禎和也並不想完成其所謂的鄉土文學，而反而是藉本地的背景、人物來闡揚他們的人道主義。

現代小說在六〇年代裡就憑着這一批「新生代」的健將的馳聘而在台灣顯得燦爛蓬勃，近年來的文壇却突然地陷入一個「蒼白時期」的枯窘局面。難道僅只是人才凋落的因素才造成這一種現象的麼？為什麼文壇新人均裹足不前；深具潛力的作者却又甘願封筆熄火？是張系國尋覓到了一塊自己的「土地」——電腦世界，林東華也找到了他的「職業」——主管，因此他們再也繳不出一篇較為像樣的作品了嗎？事實上，現代小說的作者經常均陷入了現實、思想、語言、及題材四大方面的必然困境恐怕才是真正的原因：（一）現實的壓抑自不待言，作家也要如同凡人一般的過活，而他們的待遇也往往被人賤視着。何文振，一個文學的忠實

者精誠者就是這樣的鈍化了他的彩筆。此外，影响相當顯著的乃是文壇上批評家的不長進，這也是一個嚴重的客觀因素，難怪現代小說的作者至到今天仍然可能要背着叛逆的黑大鍋而無法大聲張地精進的更上一層樓，因為我們只能忍受那般的重述的故事的所謂批評家像葉石濤、以及林柏燕等一千人。(一)這裏所講的思想正是夏志清先生所說的「智慧」，這是構成偉大的文學作品所絕對不可或缺的條件。我們的作者也許仗賴着技巧和靈感的偶而接生若干耀眼的好作品。然而，緣于多半仍匱乏長存的智慧光芒，所以不久都會自知份量的短缺而勢必面臨到了尋不到思想出路的難題。(二)語言是小說作品的精華生命，可悲的是很少作者會關心替它增添生機，以至于讀者們飽嘗浮泛與枯燥的語言。其實余光中散文的風格似乎只足供予懶惰的作者們當作借鏡爾。王文興在文字效果上的刻意求變也不失為一種必然的嘗試。(四)題材的狹隘和膚淺當然更是作者的大致命傷。前者像林懷民、白先勇等都不得不煊滅創作的火花便是由于脫離不了自囿的樊籬，雖然在限定的題材中他們都已有不可抹殺的成就。至于後者，犯此毛病更為不勝枚舉。漢津、楊直矗姑且可以稱是兩個抽樣例子了。

一言以蔽之，新生代的作者大致都缺乏了一種堅固的盤石，包括修養與信念。同時，也許是偏處海隅、眼界無法拓展的緣故，所以始終不能出現一些個真正正的擲地鏗鏘有聲的偉大作品。批評家挺愛指責台灣的作者既冷漠而又孤絕，幾乎完全脫離現實。其實這也是一種非常時期的過渡型表現，實在也並不足以為奇。近來頗有些個人在大力提倡所謂的民族文化並且強調社會的參與，似乎就要蔚為風氣，影响文壇。可是這樣的口號格調未免太高，台灣的作者始終不得親炙故國山河，又焉能教他們寫出那樣振奮的「震撼山野的哀痛」呢？所以，大力鼓吹什麼民族文學的顏元叔被普遍指為文學投機主義者，是文學廣告設計師，不足以稱為稱職的文學批評家或改造者。

故，民族文學或社會參與在台灣是比較困難的。何況大部份的「新生代」作者始終對於現實社會普遍的存有一種既痛心且又異常沉痛的尷尬難言的感受，所以他們的作品表現均寧可愈來愈遠離人群。這也是所有「新生代」的作者們所共同背負的包袱，然而，什麼時候他們才能够揚棄這個大包袱，而找尋更好的方向重新出發呢？

在今天，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類型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可能性似乎要超過前此的任何一個時

期。同時，小說作者也註定要老老實實的串演各種多貌性的角色。首先，他必須是一個情境捕捉的攝影師，要能充分而且高明地掌握角度和形式來使出渾身解數；還有，他不得不担當起清潔員的任務，義不容辭地徹底掃除傳統說故事，打圓場的落後觀念，而讓讀者一新耳目。最後，當然他更要使自己成爲一個朝聖者，畢竟小說，在今天，是藝術而不是玩物，所以它的創作歷程必須視爲既嚴肅而又艱難的。台灣的新生代作者們，如今除了這些責任之外，還努力的去設法與社會及民族的背景取得進一步的連繫。

牧羚奴創作兩則

序小說

與妻兒在街邊晚餐，頭頂上空一節錦黃的街燈。紅豆湯，粿條後我又叫一碗乾麵。我吩咐賣麵的：「不要辣椒不要油，放茄汁。」小孩端來麵。賣麵的居然忘了放茄汁！「我吩咐過要放茄汁！」小孩答：「有放茄汁呀！」擺在眼前的麵，明明是只用滾水滾過的顏色。小孩把麵端去臨近的紅豆湯檔，擺在一盞煤氣燈光下，我轉頭望，只見碗中的麵條都纏在紅色的茄汁中。我舉頭望望那一節節錦黃的街燈，心想：「現實主義」的眼睛是相當可憐的。

一九七四年一月卅一日初十

跋小說

候車衆人都沒有能分辨出巴士車頭頂一排藍中透紅紅中透藍的燈到底是燈泡紅色還是燈罩紅色反之到底是燈泡藍色還是燈罩藍色？

我上車時並沒有把褲帶以下的部份帶上來，所以我只坐在褲帶上，剪票員沒發覺，其他

搭客亦然。市聲亂，鈴响後停停後响，搭客，作整齊的搖幌。

「去哪裡？」剪票員見我無動靜，大聲叫。

「什麼？」

「啊！」剪票員大叫。

「在否？請吸吸的，中間是額，在否？」

「？」剪票員氣昏了頭。

「請看。」

其他搭客的眼光都投在我身上，只見我雙瞳躲進上眼皮內，右手抖顫不已，多次嘗試把掌入上衣口袋，每次都從口袋外邊擦過。

「去哪裡！」

「什麼？請看。」

「☆×井！」剪票員罵後，厭惡地走開。

「牆的兩面，許多。」

我的右掌捏住一毛錢，不停抖顫，多次嘗試放入上衣口袋，每次都從上衣口袋外邊擦過。最後一次，我的手掌穿入上衣，穿過左胸，左肺，透過背部，而坐在我背後的搭客並沒發覺。

候車衆人跟我一齊坐在巴士站的長凳上，在我們面前背立着一個摩登仕女，小腿包在白絲襪內。我有兩片大呆的嘴唇，四顆各各距開的大牙，我含不攏嘴，左右各轉頭一次各哈出一次氣，左右的候車者各各魯迅地站起，躲開。我記得師父的嘴跟我的大抵是一樣臭的，我每跟他提起這事，他就憤憤然：「你不該醜化現實！」

我把一圈膠帶掛在左掌直豎着的食指上，刷用右掌的拇指食指拉開膠圈，對準摩登仕女的小腿，就要彈射出去的那樣子。候車者全體立正，用眼角掃到就要彈射出去的那樣子，屏住呼吸，登時都改向直視前方，心裡盤算一場好戲快上演了，事不關己，我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一直微微笑，口水滴濕了地，對準着女史的小腿放鬆了弦緊的膠圈，全體肅立的候車衆人登時軟下了腰，都把眼光投到我的身上，雙掌上。我霍的又拉開膠圈，候車者又全體立正，屏住呼吸，改向直視前方，腰挺挺的，都爲就要彈射出去的那樣子掛起心來。

林木化

木化大炭小品

(一) 想改變的結果

繪畫固然要動手去浪費筆墨和傷腦筋，用文字去編織故事，又何嘗不是要花紙筆和消耗精力。

然而，他，似乎覺悟到，在有限的畫面上，很難暢所欲言，爲了衝破這局限性，只好改用文字，更能一抒胸中塊壘。

並須注意：唱高調，正是賠本生意。

就這樣，他成了名作家，也變成了出版商的奴隸，充其量，一架吃角子機。時間飛快，一如詭雲。他頭上已花白，牙齒換了假。雖然美女裸裎當前，也只能心有餘而力不足地瞪眼了。

當他後悔出賣了青春時正好，便看到「土公」的鴉片臉的笑容可掬。

歷史，就是地球的繞日自轉。

名士之死，報館賺錢。好名者亮相機會已到。
又是循環。

七三年三月廿九晚須視將來的下場。酒後。

(二) 自白——捏死螞蟻打了蚊子後

我是被譽為大善士，誰又知道我晨上捏死螞蟻和打死蚊子多寡？

好生之德，是我用錢買來的，反正那是所得稅，這些可憐虫！又怎曉得我是萬物之靈？而用錢更靈哩。一笑！

七三年三月廿九晚段生後有感而作。酒後。

(三) 渡日

酒會上，有人問我，將來去天堂或地獄？我毫不考慮地答他：地獄。對方竟驚訝地再問，爲甚麼？我說：大家都競往天堂去，難免有人滿之患，可憐閻羅兄處誰陪他下棋？

七三、五、廿晚酒酣時

溫任平

新嫁

長睫微微擡起

初陽晒在硃紅灑金的祖宗牌位那
一綢綢裊裊的煙說有多細緻就有
多細緻客人在嗑着瓜子必剝必剝
像我手上的鐺子羞人答答底低語
堂前那對紅燭嬰孩手臂那般大小
紅嫩得令人駭怕的啊總有那麼多
人凝睇注視着奴奴是流蘇后面的
你們是流蘇外面的求你們不要闖
開奴稚弱稚弱的小瀑布讓我隱藏
在鳳冠彩繡的景裡讓我像右邊的
對聯恆與左側的起聯押韻成美麗
喜娘嘻嘻地進來邊說邊走后面是
響得亮亮的喇叭花轎來得好快哎

長睫輕輕合攏

黃昏星

矛盾

他把所有的螢火虫都
撲滅

在一座沒有星月照耀的
大森林裡

于是他整夜苦等着

日出前的

第一道

光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黃潤岳

打落牙齒和血吞

我的祖籍是湖南，簡稱湘；當兵的特別多，所謂「無湘不成軍」。我們的特性便是有一股蠻勁，最適合當兵打仗。於是，有人叫「湖南蠻子」。另外有人說：湖南人有驃子精神。驃子是馬與驢雜交的，既有馬的奔放，又有驢的沉着。不過，我倒欣賞我們湖南人的「打落牙齒和血吞」的態度。

被人打落了牙齒，已經是很痛苦、很丟臉的事情，要把這顆牙連流出來的血一道吞進肚子裏去，倒真是不易。這象徵堅毅、果敢、不認輸和不停止而要再奮鬥下去的精神。這就是爲甚麼「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在日常生活中的瑣事，我要做的，一定要做到完成；不然，我可以不眠不食。因此，我很少半途而廢或是功敗垂成。有時我竟會頑固到走錯了路也不願折回，寧願多走一段到前面再轉到正途上去。

最近我收到一些讀友們的信，都有點羨慕我目前的成果：快樂的家庭，學成的兒女，安定的

職位，不愁衣食的物質環境，寫作的成就……等。但是，有誰知道我們夫婦曾經衣不足禦寒食不足果腹；有時會想把兒女托朋友扶養；有時感到沒有人了解我而傷心流淚；還有：有過多少不眠之夜；多少不可解決的難題、不可剋服的困難，甚至於連生命都受到威脅！也有啼笑皆非的時候和欲哭無淚的時候。

我會患過心臟病、高血壓、低血糖、膽固醇過多，以及相當嚴重的神經衰弱。這些都是在人生的戰場上奮鬥而引起的餘波；我當然仍舊戰勝了這些。

我勇敢的面對我應面對的一切。沒有胆怯，沒有頹喪，沒有哀傷，沒有退縮。

打落牙齒和血吞！我多少有點這種能耐。我很少埋怨，我很少投訴，我很少求援，我很少心灰，我從不失望。

我每天都是哈哈的，有人說我樂觀，有的說我達觀。因為我一直不停的在工作、在奮鬥，我已經沒有閒暇去埋三怨四、愁眉苦臉了。

我們何必老是要去誇大那不愉快的一面？而通常那些不愉快的，都是無法擺脫的。有一句俗語說：「叫化子玩雪——窮快活。」我記得當我們窮到三餐不繼的時候，寢前飯後，我常常來一些滑稽的動作，然後夫婦相視而笑。反過來，當我們生活在「無匱乏的自由」的時候，我們又常常提起以前窮極無聊時的往事。不奇怪麼？兩者都可消愁解悶！

當一個人能打落牙齒能和血一道吞下去的時候，其他甚麼都不算甚麼了。

邁克

輕描集

新琴

聽莫扎特，想起家裏新置的琴。一向我一切知得最遲，到訂銀都給了，我才約莫聽聞要換掉舊琴。當然捨不得；它好是個原因，就算不好，畢竟二十年，青婚也早就生了感情。

而新琴搬了來，擺在先前的位置，舊的還未賣出，移到走廊上。按下去鍵莫名地緊，聲音不對板，鼻裏嗅到的不知是木味或是木上一層油。突發奇想：為什麼不保留舊琴，戀新亦喜舊？知道是奇想，所以和我妹妹一人一個，鬥快彈 Elt. Eins 彈完又彈，極一時之盛。

終於有人來搬。賣給一個朋友，搬的人手粗腳重，全無技巧，也乏頭腦。應該將它拆成片片，搬到去再重組。又那裏忍心見它分屍而去，只站等着，不言。

來之前已經接受了新琴。莫扎特遺音裏想它，竟也依戀。

除夕

原本懶動，天氣忽又轉凍，還是半推半就出城。在唐人街，車輛不通行，一街眼裏只見熱鬧，才慶幸來了。雖多應景行人，拿了紙碎拋向迎來的面孔，不問耕耘，不問收穫，只聞喧耳的新年快樂。世界原是有美麗時刻的，還有人吹小喇叭增慶，錦上添花。而裏頭的感覺，葛薇龍已經領受過，不需再說。

一月八日

霏立終於來了，著得豹一樣，還頻頻喚冷。前幾日大風兼落雨幾乎成雪，他都不知味道，這天是忽然暖了，出猛太陽。一早六點半起來，其實三點已經醒，興奮過自己來的前一晚。這樣早搭巴士出三藩市，一車都是睡意濃濃的返辦公室男人，我竟精神百倍。左首只見山邊映了日色，天猶未亮。右面幻燈板一下說七時四十五，一下說四十四度。

上一回見面似乎昨日，一出開口兩個人沒有停過講話。奇的是只得一件手提一個大皮箱，並沒過重。回到屋裏攤開行李，讓我看看剛做的衣服。我不知多麼久沒著過恤衫，摸上去布料是陌生的感覺，又似曾相識。心裏只問：這是真的嗎？

帶給我張愛玲短篇，聖誕前我失去的心痛的書。尙有我母親託的一隻台灣紅玉戒指，高雞千里贈的也是戒指。忽然醒覺：套套頭尾兩年。

又說餓，又說肚痛，又說累。原本預備晚上鄭而重之洗塵，只得作罷。一見床躺上去立即睡着，說着夢話，用廣東話。我當日是有這個福氣，筆下這樣寫，眼角帶淚。這個人什麼意思，唐看電影未返，難道見面禮給人倦睡圖？何況猶未晚餐。我一個舊相好十分妒忌竈立，說：你對朋友，好過對我。我只一笑。

法

在圖書館借了一些法國唱片聽，當然全部被「如果你離去」原文僞服了，它本來叫做「

不要離開我」。這個叫沙克貝爾的男人，法語在他口裏真是格外嫵媚，單是發音已經使人沉醉。還有朱麗姬高，她唱一首「告訴我愛」，我笑說她是昨日下午才遇到他的，所以用了不很親切的 *petites*，但是她已經愛上他了。

使人高興的是封套上印的歌詞，還有英文對照。有一位不知誰聽得這樣細心，遇有串錯了的字，他一一用筆改正。那種樹式的心是令人感動的。美麗根本在一瞬間，偏偏又讓我看到了。

挖一個洞

行公司看人賣布頭布尾，找到一塊五十四吋濶一碼長，像毛皮一樣，和朋友兩個人東量西度，終於買下來。回來在中間挖一個洞，邊沿褶着挑了，兩旁應該是袖的下方逢了一點成了一件披風，歡天喜地到處穿去給人看。我第一件自己做的可以穿的東西。

是說笑一樣說了很多年的：買一塊布回來，中間挖一個洞，過頭笠……這樣簡單的事，也磨了拖了這樣長的時間。我是一直說得太多了。終於有了拿起鉸剪來的勇氣，還有許許多多掛在嘴邊多年看起來十分容易的事，也應該的起心肝去做了罷？講的時候別人已經當做笑話，做出來衆人的反應可想而知。但是假如再不做，等到幾時呢？

回去

唐的朋友捧出一樽古龍水，別人送他他不喜歡用其他牌子，要轉贈給我。我說，我一直都用老香呢，也不想換，一面追唐收下。又不捨得瓶子，講好用完之後瓶子歸我。

後來隨手開了一嗅，是熟悉的味道，也不顧先前的執拗，一手在耳後腕上擦。是熟悉的味道，去年在星加坡。不知道是誰，上課總聞到它，既然現在查明是男用古龍，怕是范弟度先生罷？它令我問心無愧又一次坐下來什麼也不做，單單翻一本書，看窗外面的天和搖動的樹。一個人總有一段可以不負責任的時間，我只是貪圖，一有機會便找了藉口回去，但是老

天，我曾經十分快樂，現在也是。

更鼓

初鼓：薄涼

蘭君，世界在窗外下着雨。百葉窗前淡黃絲綢簾子微微幌動，風鈴般把窗外的淒涼帶進來；屋外子夜的世界，像荒原上唯一的枯樹和月，蒼涼得可怕。單調而繁複的雨聲，穿過琉璃瓦，和夜同樣給人一種蒼涼的安甯。是殘缺了的午夜，是午夜未眠的人，在這寒縮的世界裏。憑藉着他室內一圈微明的燈，給妳寫這片段的文字。蘭君，適才我和友人們自電影院出來，雨就希哩嘩啦的下着，戲院出來的人，都楞立在院前廣告牌下，在水銀燈黯淡的銀芒下尋找自己的立足地，像神爐上香火盛時排得密密麻麻的香腳骨子，不惜踏在別的殘斷了的香腳骨子上來維持自己的立足。笑談中偶回首望，蠟黃的面孔有的像粉團上用墨筆子畫上模糊的五官，沒有笑也沒有哭的表情。甚至沒有表情，有的似椰皮般粗糙的臉上，綻裂着令人冷酸的假笑；有的目光淫穢得逼人，前頭的長髮女郎青裙太短；有的楞楞凝住瓦簷下的雨滴，嘴裏喃喃有詞，似老媽子抱着琥珀念珠唸咒，天殺的、地殺的、這場該死的雨……：……：……：驚覺這是了！是了！是這個熟悉而又陌生、人情薄涼的世界，滄桑的世間了！我無意間俯首

，從停擺一旁的一輛腳踏車的銀亮的車燈蓋上，花亮亮也正有着我被扭曲了的臉孔，橢圓型的光影獨獨誇張了呼吸的鼻和喫東西的嘴，眼睛和腦子都謎成一線，像橄欖的核尖。我沒有往下看，我說：我們走吧，有傘的人送沒傘的人回去。在豪雨紛唱的黯濕宇宙裏，我們幾個朋友，衣沿沾着衣沿，衣衿濕着衣衿回去……這灰黯的世界裏，畢竟還有着父兄的情。蘭君，走過冷濕的長街，別過朋友，回到中房，捻着了給人感覺親切溫柔的燈，家還是熟悉的家，房還是熟悉的房，一股溫暖從冷濕的脚心湧上四肢來。前廳及後院都黯黯得擠不出輪廊來，我忽然想到妳親切得就傍坐在我身側。而我靜寂或輝煌的下半生裏，誰也不能斷定誰還能並肩而行，但我必須攜妳同往，與妳同在，如果是在中年，仍沒有心愛的妻，當夜暮闌珊燈火二三時，寂寞時的悲涼會把你折磨得心悸。坐下來翻書，窗外的雨不斷的摧着老樹，洗着殘花，我讀到張愛玲的「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創百孔的。」赫然大悲，在哀慟中深切地惦記妳，隱約地覺得妳是我要照顧的女兒。我是要被妳照顧的母親，最後還是溫婉的妻！阿蘭君，雨如煩絲，亂復難理，世間仍蒼涼如故；我只知曉，那麼深那麼無由的，沒有慾念的想妳，在這情薄的世界裏。

次鼓：微涼

同樣是這個殘香黯敗的世界，兄長，在同樣的雨夜裏兩人乘同一部車子回來，一劈髒開像是適才的事。是大風雨的夜裏，白色的「飛霞」吃重地撐開兩盞昏黃的燈，駛到前院才熄去，車子「吱啞——」地和着泥濘停下來，引擎還在雨聲裏「撲撲撲……」地响着微弱的氣息，兩個人凝端車前的雨刷子，「撲——撲——撲——」地使人想到它是絕望地把半圈的雨水撥去，而不是希望的。您熄了引擎，天地間只剩下風聲和雨聲，在黑暗的世界裏威皇的走過——像在隧道裏黑而龐大的火車忽然闖了進來，你只能在光芒未被吞沒前瞥見它赫赫鐵黑的第一節車廂，它轟隆隆地駛過——然而我們並沒有等它過去，開了門就往石階上衝，衝到騎樓已濕得什麼似的，您希哩呼嚕的喘着氣，敢情是衝鋒時引動了您焦辣的狂野，呵着氣說：「好呵——好大的雨啊！」我笑着用鑰匙旋開了門，捻亮了電燈——再亮燈時，紅木彫花兒已不再油亮而是斑剝，同樣的燈圈只有寂寞的溫柔而不是溫暖。只有屋外的雨永遠的

連綿着、嗚咽着、哀泣着……把一個一個遲重的夜，緊緊的承襲着，像焦瘦的手咿咿呀呀的拉着崢嶸的二胡，從輝煌的唐宋拉到現在，是越拉越癱了，微弱了，細碎了……但仍一樣令人鼻酸。兄長，讀了您的「暗香」我一直想哭，到現在還沒有哭出來。在這個整個午夜是女媧填補不上的哀泣，悽惶地籠罩整個世界，沒有誰能把微弱的泣摻揉得進去。我想重讀「暗香」，是因為這一切都在浮動，一髣髴間，已是關山萬里外的黃昏，一輪月，正淒涼的照着人間：照着那些思念樹梢的落葉、思念綠葉的枯木……像京戲裏落下一場戲，一陣暗天的銅鑼鉦响，再掀幕時的一齣，已是青絲成白髮的數十年荏苒了。而雨仍下着。一個世紀一個世紀的下着，電線被風吹着帶動燈泡在漾幌漾幌，小房也像在小舟裏暈着船，我喝一口茶，茶盃裏淡黃的菊花浮屍在淡黃的水上，我知道它是用自身埋葬了自己。茶杯裏一絲微弱的白烟，仍緩緩孃孃地冒起，而在這寒縮的雨夜裏，它開得如斯絕望，如缺了一支的雨刷子，絕望的固執的划動着沉溺時求救的手……而這世界的雨，仍密密麻麻的落着，下着……

三鼓：透涼

在如此這般潺濕的雨夜裡，在前半夜纔與我一同撐傘花啦花啦的走過落雨的長街的朋友們，你們可會睡了？在風和雨裏一行人互相依俟在傘下走過是好的，因為往下半生還不知道有多少條街要走，多少場雨要落，許多朝代過去了，老去長三堂子那一路子的人從風雨裏走過，年高德的那撮子的人也過去了，我們遲早要走——而且得走下去，是鳥瞰下望威皇，無論匍匐跳跳的、春着的、爬着的，都得一一走過。可是再走下去，是越來越孤單了，望不見一個相熟的人。年青的歡笑換來悲哀的妥協。所以在往後許多個雨夜裏，年老的人都蜷縮在牀榻上，夜雨浙瀝浙瀝像一首不完的歌，一首 *Old Black Slaves*，一首清平調，乍聽倉促，細聽不覺悲涼。古今中外，都是一樣。這是雨夜，我身上所有的瘀傷都哭喊着它們的骨骼。朋友呵，沒有睡的人在枱桌前呆坐着，細聆碎落的秒針走過，良久良久，驚覺在光滑的摩石上有你面目模糊五官不清的映像，「鏗」的一響，你悚然驚覺，在最謐寂的房中，你等的正是後面無聲無息伸來的一隻毛茸茸的大手，無聲無息的把你攫去。睡了的人朦朧聽聞聽見外面佈滿了悉悉索索的衣袂和哀號，猛捻亮燈板開百葉窗一望，門外正有你伶仃的白鞋，

在黑暗一前一後，像有個半跪的人正穿著它——誰知道呢？誰知道這風雨的半夜，我們古老的後裔們會遭歷些什麼！其實我說的故事，一點也不好聽，應該聽的人只要在半夜的雨聲裏扒坐起來，淒淒寂寂的自然會聽到這些故事，不該聽的人有天清明時節到黃土青塚上去上香，疏疏陳陳的雨也自然會告訴你這些——該聽的人聽了恐怖，不該聽的人聽了也寒戰一番，想想不覺荒謬，只好莞爾一笑。而朋友，雨還在世界外面下着我們前半夜撐傘的故事，我仍側耳細細惻惻的聆聽着。有時像一首昇平氣象的國樂，在白天裏仔細聽去，却劈劈告訴你幾千里外無人烟。有時像一掛蠟黃面孔的人在齊聲唱着歌，歌聲幽異，活像男高音拉壞了嗓子變成了撕裂的女音去了。而雨仍下着……

木鼓：沁涼

雨聲從倉促漸轉沉寂，「吧答——吧答——滴——答——」靜夜裏聽倍覺沁涼。推窗望出去，一輪初後的月亮蒼涼的浮起，半聲不吭的懸在夜藍的碧空裏，有一種黯然的神傷。一畦一畦的水影浮着月的屍體，乍看是昇平氣象多看不免淒涼。我重新坐下來，聽着單調而奧而幽祕的雨滴聲，惘惘的聽到，二隻雨後的蟬，從來沒有那麼悲涼的鳴着。是深深秋裏唯一的蟬，唱着最後的歌，一聲一聲都是淒楚的絕響。啊蘭君，乍聞的一刻裏，我所有瘀傷都痛哭起來，泣給它們的骨頭知道，一切受傷的故事。這是個瀟瀟的夜央，在寂靜的月光下一切都是涼冷和恆遠的。蘭君，更鼓聲聲，始於伊而終於伊，而另一個故事，在長街末梢的黯夜裏又再開始，梆子一般地一更次一更次地流傳着。從張愛玲女士的「流言」裏讀到一則很沉哀的故事，故事很短，一開始便是撲面清涼的一句：

「這是真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罷，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後門口，手扶着桃樹。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她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再說什麼，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後來這女子被親眷拐子，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妾，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的驚險的風波，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後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的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

這個平凡而動人的故事，名字叫做「愛」。我想愛是深沉的，尤其那個時代，「她」會深深的怙住桃樹下的驚鴻一瞥，但不可能，「再再說起」，況且越說不起的感情就越深沉，沒有人知道也是一種厚重的美。而我們的故事，也該是結束的時候了。許多許多其他的故事，正等着開始。蘭君，更鼓聲聲，却又似有似無，也不知響自何處，只覺聲聲催着，催動倦意，催促睡眠，催動入愁，催着人老，催着那東流水一般的歲月，雨聲一般地過去……

完稿于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九晚

牧 羚 奴

法遊散草六則



即興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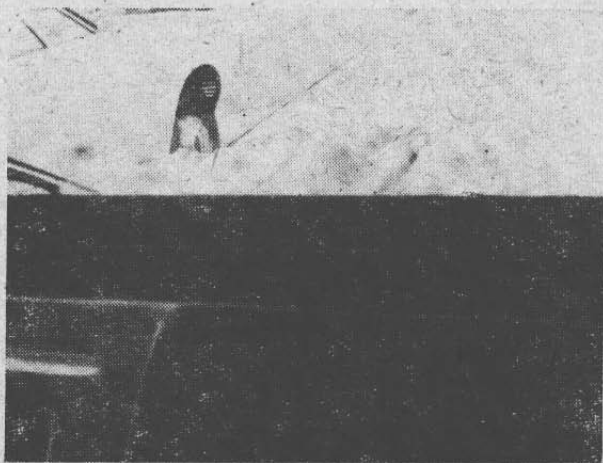
之一

在巴黎，就連沒有咖啡因的咖啡也不太便宜，且價格因地帶而異，惟咖啡是生活不可或缺部份，咖啡座隨處可見；沒有咖啡，直如餐後不吃乳酪，等於一個美女少了一隻眼睛。曾在哲學思想界大領風騷的存在主義者自不例外，圖中的「芙羅咖啡座」，在聖日爾曼大道，便是當年沙特等人經常驕首縱論時潮的地點之一。今日，他們的江山雖已易手，由於人們有一種將碧姬芭鐸的嘴唇放大後裝飾在店鋪門楣上的商業天資以及將仄古花拉的玉照貼家牆上的時髦心理，尚文雅的「賢士」，路過此地，還是不免要望望那些一直排到路邊上的椅桌，很有修養似的說：「沙特曾經在那兒坐過。」然後按一下快門。

頭鏡興即 二之



在羅丹紀念館的公園中攝影，必需用間諜的快門。不准攝影的理由或許是：讓你攝則館中的印刷品便沒了顧客。圖中這尊人像，便是在藝術這小圈中曾經掀起軒然大波也會被形容不類人只類海豹的巴爾扎克。羅丹館中較精彩的部份也是雕塑者製作巴像的一系列習作的過程展示，身在其中可移情於當年羅丹捏巴爾扎克的頭鬚子大肚脯把他剝光復給他穿上長袍那段思想聯翩夜不能寢的景況。室中一櫥，擺些小形的巴頭身像外，赫然也擺着一尊手鈴芒鞋兩腮虬髯狀似踏鞢正在渡江的達摩瓷像，羅丹那裡弄來這個小擺設？那簡直是巴爾扎克的「化身」。我問看守，他把達摩瞧了幾瞧，說：「巴爾扎克呀。」他做個手勢，添說：「羅丹做的，這些都是。」



即興鏡頭

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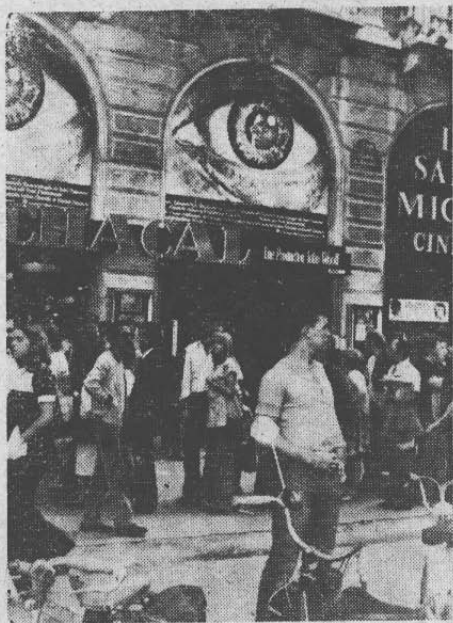
從法雕塑者史克力夫（Scrive）的汽車前座攝出去，巴黎很有味道的石砌路上像長起了大約二三十粒大大小小的奶奶。史與西撒齊名，是發現了工業塑膠的雕塑性能而有意識大加採用並贏得認可的一人，近作是一件在新建的救火員工宿舍工場的大型建築中的巨大景象雕塑。此類塑膠管片用途極廣，如輪導、製車外壳等等。史克力夫連那座在巴黎市郊的住家也是靠雙手建起的，他這輛塑膠吉普車蓋上的奶奶當然是他的創作。該「牛奶奶」每泊一處，就有人忍不住伸手去摸摸，史問：「還行吧？」摸者答：「十全十美，十全十美！」

鏡頭興卽 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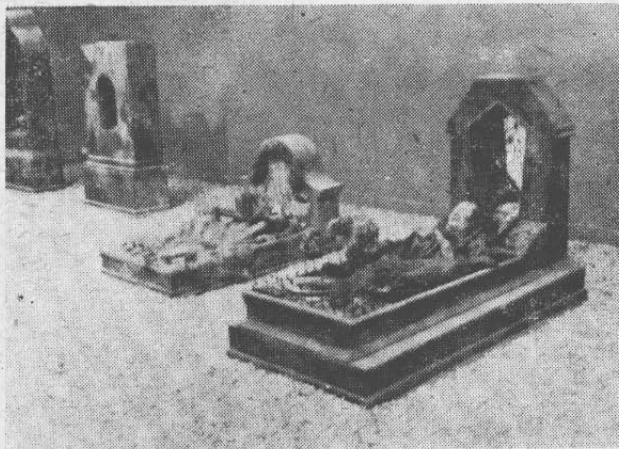
餐館，書店，耶穌髮型，甘地式的眼鏡，樸直爽朗，髒，但有活力，大口咬着香腸火腿三文治在青春人流中前進的學生們，世界性人種，及其他，巴黎拉丁區的特色一如其他地區的特色，沒有一管筆可作全面的描繪。因拉丁區不是個行政區域，在劃分的概念上是曖昧的，不過，圖中這個聖米謝噴泉，却是衆所熟知的標誌，這是說，你跟司機表示要到拉丁區，他就把你載到這裡。它是聖米謝大道的起點，塞納河兩岸交接處的重要入口之一，它是有名的約會處，學生運動的集散處，坐在噴泉邊上，聊天，讀傳單，甚至，幾句切口但不必通報姓名，一俟身一轉手，一片吸水紙上的一個圓點，足可使某個人經歷一段鯢鵬的心靈大暴動。

頭鏡興卽 五之



商業電影藝術實驗電影小電影成人電影組成巴黎聲色之娛的部份繁華世界，大小電影院幾百家，從六七法郎到首輪放映兼明星登台幾百法郎的前座票價，中間差別可能很大。輾轉乘地下車趕看「巴黎最後的探戈」，跟騎700c的摩托西卡戴面罩載女友趕赴抗議智利政變的示威運動，可以是一樣有趣的。一個家庭主婦臉無懼色地跟一個著名的人類學家辯論一部影片的商業或藝術價值。這是風氣。有的地區，如拉丁區，有些較大的影院已化整為零，各以不同的影片娛樂不同志趣的小群觀眾。由於甚麼都多，好片自然多，重看或補看漏看了的影片，機會也多，黑澤明週，美國地下電影週，安東尼奧尼的「中國」，費里尼的「羅馬」，古希力的「機器橙」，或久違了的布紐爾的「安達魯之犬」。圖示觀眾在聖米謝廣場一家影院前排隊買票的情形，那是一部關於警方如何識破行刺戴高樂的陰謀的新片，相當賣座。

即興鏡頭之六



刻在國立現代藝術館舉行的巴黎雙年展與傳統的雙年展不同，展出者都是卅五歲以下的青年藝人。展覽規模大，展者眾媒介雜作品多，但其總趨向，顯見是達達主義的放大，更現代化而已，以藝術這小眼，開或有新意，却所創不多。論者有說它是歐洲最大國際展 Documenta 的小翻版，Documenta 費五百萬法郎，雙年展還不到五十萬法郎，又說卅五歲可以很年青也可以很老，結論是：此次展出不外是「大吃一頓」，全無美食家的選擇與品味。這論調並不新鮮。達達者在舉起投槍時那種破空又不執著空的醒悟倒很令人欣喜，只是當他們被「不可知的力量」擺進神殿後（他們也真的走進所謂「歷史」了），也像別的大家以滿臉煙塵的神態出現，又令人皺眉了。所以，今日有雙年展這東西究竟還是好的，最少它可以在一個人智比較上普遍發達的時空中測驗一下展者觀者可能有的態度。圖中這作品，佔一室，題為「墳場」，作者是個德國女孩。那些敗石，枯菇，引白晝的一句話是：「過了四十大壽，忽然覺得他媽的孤獨。」看過就是了，用不着害怕。

和夜一起

站在渡輪上過吉鰲河，最感到刺眼的是兩岸加了極亮的照燈。即使沒有潔明的月光，也看到河水在流的每一片水波了。向右望，懸約看到一座橋已經接通。

和聯發和偉南過河，三人都說人人想到巴力文打走走，看看吉鰲河。我們想：一件禍事，除了換來條條的淚痕和一場醒悟，常常又有些甚麼呢？名譽？發展？像吉鰲河，和一座橋板城、怡保和太平都不是少雨水的地方，所以一夜裏都不逃避被斷繼的細雨淋濕，再淋濕。不慣的是許多朋友都只那樣各自擦身而過了。說是太久沒見面吧，最多是二年。這是人的記憶力衰退造成呢？或是人的感情枯萎？除了坐進攤位時，那小二子還是很熱情的跑過來問：要吃些甚麼？

往年都是堆了一群坐滿，今晚一桌還是鬆鬆的。都是那年一分，漸漸長大，離開情真的日子就漸遠，我們再難苛求那一份真誠。如今舊的朋友是慢慢的散了，新的朋友可有好好的收集？

偉南指給我看到朱老師時我低叫了起來：阿，要生孩子了？隨在心中道聲恭喜呵。多快，雖然年前上過她家，才別過早又一年。在吉中時，最敬愛、最喜歡她了。她一直不知道我

們背後叫 Sister (姐姐)。還是那種文文靜靜，一看就感覺出來了。笑總是那樣輕輕薄薄的，不同的只是身份罷了。她、她母親、丈夫和妹妹在另一桌坐下。我們誰也沒有提議過去打招呼，是怕擾了那一桌樂趣？是甚麼呢？

感嘆、驚異別人的種種，却不知有多少人在對着我們搖頭，嘲笑呵？離開攤位，接觸到清清的月光，聯發提起一個舊的晚上。會記得吧？如斯月光，去學古人活的多原始：烤肉是生是熟張口便咬，就地而躺。討厭的蚊子在耳根唱着煩人的晚歌，周身叮着。到底我們是現代人，一夜裏過的多難於適應，誰都不能真正睡過。這表明了甚麼？一代一代更改的生活方式，我們只是信徒，盲目地皈依。

即使有時會下小雨，熱鬧的地方還是聚了那麼多的男女老少。出來逛街是爲着些甚麼？人類存在的歷史何止千年？一樣喜歡人看人，你能說人類不充滿可看、可想的嗎？遠遠的四處全是黑的，你有想我們可能是被人用一件東西包住嗎？外面是誰在提着？

走了這麼久，路走多長却是無從計算。偉南再提議去吃。吃完回去睡覺算了。聯發說。天氣很冷，寒風有如一串串美夢的風訊，在遞送——。回到山下，我們仍然只是愛做夢的人。我一時想到自己一篇上山回來後寫的散文，這樣寫過。真是這樣嗎？只因爲山下的人太多、太擠，不幸的人只能夢着他的理想。

過河回聯發的家時，雨又撒在頭上、身上。偏偏這又像是真的；聯發抱怨我從雨城把雨帶出，一直帶在身邊。我笑笑，抬頭試圖看看面對着它修完二年高中的咖啡山，和它底燈亮和星光。剎那間我眼前只是一幕暗濛濛，只得又告訴自己一聲：是真的離開山下了。不是在山下的時候，夢見自己回家，睜眼時却見到一排的山和一撮的燈光；那常象徵着一個夢。

把三座城裏的風雨陽光擠在睡房

說那些個人的情懷，老伯總要罵

夜不知我們是幾時睡去的。

隔天起來，才清楚的看到聯發的弟妹都吊着日子過去的証據。最驚異是偉南吧？聯發的弟弟已高過他了。後來和偉南一道回來，媽笑着說：以爲不見了，不回來也不說一聲。長大了，媽。但是我沒說出來。

若我笑

又怎樣呢？你明知道的，我從來處事一點不灑脫。怎麼笑？我今晚偶然看見街燈後樹枝搖幌不停的黑影，竟誤以爲是鬼魅。從來世界上滑稽的事要數也數不清，也就算了。或者沒有人能幫我這一個忙，或者，可是不願意。你以爲我就不想痛痛快快樂樂暢暢的大聲笑一場麼？笑倒它一座山，笑枯它一洋大海，眼淚也流出來了，還在嗆咳着。但是我更會笑自己的迂，那不是一個頂可笑的笑話麼？笑出來，淚却流在心裏，臉隨着苦下來。臉再不能如你所願的增值了。我實在抱歉。

若我笑，又怎樣呢？湊巧有一首歌是這樣唱的：若我笑，我也許能回顧未認識你之前的常事，而睡在夜裏，而夢。他唱得那麼適合我，那正是我要告訴你的。若你放上的這張唱片，你便知道我難以笑了。事情也許簡單，可是我不懂，若我笑，又怎樣呢？我再不信它會令你也笑。你不過客套的一說罷了，不經意的，我在此却認真認真。你不該如此，我也開始倦了。我真的不介意一點現實的不快，若我們有完，那便是了結了的一段。你還問，若我笑若我笑若我笑若我笑。我已經不笑許久。

文
愷

青 菓 販

在平曠的綠野和高聳的組屋之間
他是小小的 不名身份的

青菓販

他必須擺攤 必須生活

他選擇了公路

這條巨蟒

他學會了如何諛咒淫雨

如何誼咒塵埃

却一直學不會

如何鞭死

在煩躁的心中蠕動着的

這一條巨蟒

以擷取青菓的那根

青竹竿

何樂良

出車

蒼翠上的眉峰，又剪了下來
羣嶺烟淡，維葉萋萋

已將末世的英傑，山河的秀色
一起帶到秋天裏暮靄的深肆去了
而我，我應恣情

或酣醉於淙淙水聲，仰是
迷失於車輪輪馬嘯嘯的斂魂？

該離去了，母親

我離開了卷卷的書，離棄了劍
書劍皆落魄，我歌哭

我歌哭，髮怒而目盲

樂聲以幽然的悲壯觸我
觸我以城外塵埃的悲悲

母親，滿徑淒冷，母親

它又從我紅頰上衝出一座屈原的疾首

唉親兒，羣箏沉寂，獨你沸騰
獨你差磨紛紛被綿驚的夢蝶

馬兒款款風威，不我與，母親
我孤蓬自振

城頭梭梭暖空，不我與，母親
我沾裳凌笑

這些、這些，我都會讀過
都會讀自於雪夜的門縫

眉峰剪下來，眉峰又剪下來了
剪下了我如荷的睫毛

當火焰紅時，我凝視每一顆淚珠的融化
我才悟覺，何日

我不會肅立屹立的丘陵？何時
我將雨雪載途的歸來？母親

我又無奈地記起了琵琶
悲興亡的白骨

如山的仇，誰又能與我共呢

唉親兒，誰知你是萬千修竹中的一枝
修竹與修竹，你將孤獨下去，你將
讓我們看到南山與北城

遙遙對唱

我獨南行

稿于七三年十二月六日夜

變

「錢嫂，錢嫂。」身體臃腫走起路來又有些跛相的黃大嫗一站在朱家的門外，聲音直向敞開的窗口裏嚷。

「不會是出去了吧！」站在黃大嫗旁邊的青年插上了一句，因為他看見兩扇大門板是在裏面關上的，他用手推了推。

「來啦！來啦！」聲音到，人也到。一位很有風韻的女人把門打開，迎接着的是他滿臉的笑容。她的髮散亂着，髮尾是用膠圈給束住了，她嫩嫩白白的頸背就露了出來。她穿了件沒領短袖子的直落長裙，裙角是濕漉漉的一大片。她露齒的笑着：「我在洗衣呢！請進來坐。」

黃大嫗和那位青年隨着錢嫂走進了屋裏，黃大嫗眼睛向屋裏一掃，有所發現的問了起來：

「錢哥不在家？」

「哦，他帶兩個小東西看三點半場電影去了；」錢嫂指着廳裏的椅子：「請坐，請坐！」

「怪不得這麼靜。」黃大嫗順手移了張椅子給那位青年：「錢嫂，妳說要給孩子找個家庭教師，我給妳帶來了！」

「唔！」錢嫂的眼珠子在那位青年身上溜轉着，問他：「還在唸書？」

「畢業了！」他有點不自在的，兩隻手在交搓着：「今年剛畢業。」

「高中？」她問。一雙又媚又美的眼睛注視着他。

「嗯！」他點了點頭，臉燒了起來。

「我就這樣講定好了！」錢嫂把眼睛移向黃大嫵：「今天是星期六，明天，後天是星期一，就後天下午三點鐘開始上課。」她再把眼睛溜到那位青年的臉上，眼神是在問他。

他想了想，說：「好！」

黃大嫵和那位青年走時，錢嫂送到門口，才想起了甚麼似的：「我倒忘了問我的兩名孩子的家庭教師貴姓大名呢？」

「哦！」那位青年側過了身，對錢嫂說：「力健，柯力健。」

「柯力健？」

「嗯！」

「不行。」朱貴錢猛吸了一口香煙，再把煙霧重重的吐出來，像要把甚麼給吐掉的：「多笑話，力健是一十九，妳今年是二十九，大他十年，他怎能做妳的兒子？」

「只是收做契子，有甚麼不能的道理！」錢嫂把眼一翻，翻向自己的丈夫：「力健這孩子頂老實的，他來了我們家都半年了，對我們的孩子像是他自己的弟弟那樣，這些日子來，兩個小東西給學乖了，功課也好，還不是力健的的功勞嗎？」

「哎呀！淑儀，孩子功課好人學乖，這一點我們是該感激力健，但……嘿，妳就是想收個契子也該找個年紀小的總可以吧！何必找個柯力健這麼大的男人呢？」

「甚麼男人男人的，人家還是個孩子呢！」錢嫂把桌上的碗筷收拾好，用舊舊的桌布抹了抹，把一堆的碗筷堆放在廚房的水龍頭下，自己倒了一杯茶咕嚕咕嚕的喝進肚裏去。她的話還沒有完：「下午我去找力健那位靠收租過活的姑媽談談，你去不去？」

朱貴錢在點燃另一支香煙，依舊的吐着煙霧，踱着步子，沒有把妻子的話聽進耳朵裏。他走到窗前，窗外是寬寬的馬路上，有許多的車輛是寬寬的馬路上的裝飾品，不時的喇叭聲響劃破靜寂的空間，他把窗幔拉上，他覺得世界本是平靜的，却有人愛製造困亂。他嘆喟着。

「你怎麼又嘆息了？」

「嗯，沒甚麼。」柯力健撇了站在他身後的姑媽一眼。看見他姑媽手中拿着一堆是他穿髒了的衣服，他心裏難過了起來。姑媽待我太好了，我將來永遠感激她。他想。暗底裏發誓要等有了錢，好好的報答她。

姑媽走出房間順手把房門帶上。柯力健伏在桌上寫信，是寫給一位女友的，他和她在商討一件將要發生的事情，心太亂，寫來寫去都寫不好。

「力健，」他記得錢嫂把脫掉丟在床邊的衣服撿拾起來穿回自己的身上時，用很低沉的聲音對他說：「我打算和貴錢離婚，你說好嗎？」

力健翻了個身下床把窗幔拉開，陽光朗朗的，透射了進來，他沒有想到會和錢嫂做出了這件事，他不是後悔，而是有點心寒了！尤其是錢嫂打算和丈夫離婚這一句話搖撼着他，他喊了起來：

「不，不可能。」

「你不是愛我？你也沒有勇氣接受我的愛？」錢嫂走近他，把他的衫遞給他：「來，把衫穿上，兩個小東西快回來了！」錢嫂那雙眼睛是眯着的，充滿了女人的媚艷。

「錢嫂，我……」他的話尚未說完，錢嫂却搶着說了：

「你後悔了？」

「不是的，」他把衫角塞進褲頭裏，然後把頭伸放在鏡上，用梳子把頭髮梳了梳，額上有好多汗水，把散落在額上的髮辮都浸濕了。他對着鏡子說：「妳與貴錢離婚鬧上法庭，事情就變大了，我和妳之間就不能再隱瞞甚麼，那我們的面目往那裏擺？」

「力健，你怯弱，你不敢面對現實。」錢嫂的語氣帶點橫怒的，淚就在她的眼裏積了起來：「你回到廳裏坐吧！」

「錢嫂。」

她把他推到房門外。

「錢嫂。」

她把房門鎖上。

「錢嫂。」

她在房裏哭泣。

錢嫂，錢嫂。錢嫂。

「錢嫂來了！」力健聽到房門被敲了幾下，他認得出是他姑媽的聲音：「力健，錢嫂看你來了！」力健在房裏低聲的嗯了一聲，她怎麼來了？今天沒去給孩子補習她就來，她忘了今天是休假嗎？他忙得從床上爬了起來。才想着她，她就來了。他隨手抓了件衫穿上。頭髮散亂的，他向鏡子梳自己的頭髮時，想起了那天在錢嫂房裏也是這樣的梳着散散的頭髮。想起了和錢嫂的那件事，他心便亂了！錢嫂來幹甚麼？找他算那筆賬？他走出了自己的房間，從長長的走廊這一邊就看到了錢嫂和姑媽坐在廳裏，面對面在談着一些甚麼的。錢嫂眼利，看到他了，喊了起來：「力健，來，快來。」

力健走上前喊了他一聲錢嫂，她給他送了一個媚眼：「要改口了！」她說：「我跟你姑媽商量好了，要你做我的契子，你以後就叫我契媽好了！」

「錢嫂，這……」力健看看她，又看看自己的姑媽，覺得這件事來得太突然了，自己和錢嫂在年齡上相差不了多少，怎麼能够……他想。

「力健，」錢嫂用手拍拍自己的胸膛：「我黃淑儀看得起你，你還怕甚麼？」

「是呀！力健，你從小就在我這兒長大，總是吃苦，我做姑媽的是無能為力的讓你唸更多的書，」姑媽投向力健臉上的眼睛移在錢嫂身上：「錢嫂說收你做契子，是當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看待，你喜歡的話，她可以供你唸大學，錢嫂有的是錢。」

「……」他望着錢嫂正瞪着他的眼睛，水汪汪的一對眼睛，從那對眼睛裏似乎看出了她所給他安排好了以後的命運。大學生。小白臉。金錢萬能。他點了點頭，他知道，他應該知道怎樣做。

「我得走了！」錢嫂拿起放在一邊的手提包，滿臉喜悅的：「我回去告訴貴錢，叫他選個日子，我們慶祝一下。」

力健和他姑媽把錢嫂送到路口，錢嫂側過臉對力健說：「你喜歡，可以搬到我家去住。」

柯力健把一些衣物，用品，書本以及錢嫂昨天下午交給他的——一隻精緻的首飾箱，都一起裝進了一個隨着歲月老去褪了原有光澤色彩的大皮箱裏。牆壁上貼了許多自己喜歡的明星照片，和一些圖案，他多看了它們幾眼。他真的難于意料將在怎麼樣的時間裏才會回到這裏來？他現在要搬出這個家，是他想足了一個星期，也決定了這麼做，在內心裏，唯有對不起姑媽了！

「力健，」姑媽站在房門外，站了多久，他不知道，走廊的電燈照白了她滿頭的灰髮。她說：「爲甚麼不明天一早搬過去呢？」

「嗯，」力健問非所答的說：「我走後你會更寂寞了！」

「這個倒不會，」力健的姑媽把瘦弱的身子靠在房門的那條木柱上，她是想依靠着甚麼的，她老了，她需要扶靠某些東西而活了。她說：「你可以常回來看看姑媽的。」

他知道他姑媽對他的愛是那麼深，那麼切的，但，他覺得社會是黑暗的，無情的，有些事情不是人可以做，却又是由人去做了出來。

他看了看手腕上的錶，錢嫂送他的錶。錶是差半個鐘頭才九點。和錢嫂約好在火車站會合，時間是八點四十五分，火車是在九點零五分開。他提起了皮箱，捻熄了房裏的電燈，在他姑媽住的那間房開口站了一會，他才敲了兩下門：「姑媽，我走了！」

他姑媽習慣早睡，門開時，她出來已是換了睡衣，她笑着說：「傻孩子，又不是一去不回來，你怎麼哭了？」

「我……」力健說不出口。

「你記得告訴小芬你搬到錢嫂家去住呀！免得她找不到你！」

「我……我會的。」

他在路口攔了一輛德士。司機問他上那？他說德士總站停車。

下了車，他看見她——張小芬。小芬看見他了，歡欣的一隻手提一個皮箱，另一隻手提一個手提袋奔向他：「健哥。」

「小芬！」

「一切都妥當啦！」她關心的問。

「很便利。」他拉住她提手提袋的手：「快，我們坐德士，照我們原先安排好的計劃進行。」

坐在已經開往郊區的德士車廂裏，小芬把整個頭假進力健的胸膛，低聲的說：「她是個很可憐的女人。」

朱牛人

靈與肉

給我心愛的潔衡

夕陽斜掛。

他懷着一顆重甸的心，腋下夾着厚而潔白的柔道衣，開始攀登每節十五級的十節石梯。

這座原屬某同鄉會的館所，本來只有四層樓高，第五層是個寬濶的露台，在本市的柔道協會還未把它租下來以前，這是個中秋賞月，過年過節時放映免費電影或歡聚的好場所。三年前，一群熱愛柔道的伙子，在兩位駐教警察野戰部隊的日本籍柔道教練的支持下，租下了這棟頂上的露台，以不銹鋅片遮蓋了半邊多的場面，正式成立了本市的第一個柔道館。開館後的第一個月間，收入新會員百來人，分成好幾組。但三個月後只有半百的真正熱心者還出席一星期兩次的練習。川仁是在開館後一年，柔道協會收第三期學生時，在一位同校執教的好友的慫恿下才決定報名參加。

從他推開底層的巨大的玻璃門那一刻起，他感到好像有好多個屬於自己及不屬於自己

的靈魂，突然一夥兒的都闖入他的軀體似的，因此門外的川仁跟門內的川仁是兩個完全陌生互不相識的人。早上醒過來，床頭的日曆告訴他今日是星期三，他的心房便打開了一個無形的閣樓小天窗，讓永不停止飛逝的一分一秒，讓時間的細沙像條絲綫般從一不知名之處，緩緩流入熱而跳動的心房裡。如果他真的令感覺到大門內外的兩個川仁是兩種不平衡的生命在衝突的話，那麼每星期三及星期五早晨，從他的意識又像早晨一樣網捕到現實，即從他張開眼那一刻起，他已不是星期二或星期四晚的那個川仁了。兩種生命的衝突已在今晨每一道光亮閃進眼簾時，早已積極啓幕。在學校的數小時，他似乎不感覺到時間的細沙正在他心裡堆積着一個小沙丘；忙碌的教課使那沙丘免於被大風刮得飛砂走石。但在閒下來休息片刻的當兒，川仁會突然察覺到越來越沉重的心，以及其原因。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三」及「星期五」這兩個名詞是他運用了最大的意志能力才把它們關閉在潛意識的鐵門後。就像今天「星期三」這三個字却如一陣頑皮的強風，時時偷過潛意識鐵門的門縫，潛入他的思想中心，並狂肆地在他心裡越積越高的沙丘上嬉戲，一下子弄得滿天黃沙，使川仁會無緣然故感到一陣瘋狂的心跳，接着便有一種欲嘔吐的不舒適的感覺。在此情景下，他唯有運用意志的全部軍力，或等待上課鐘聲、或是同事的招呼來挽救這場「星期三意識」的惡作劇。兩年來他從來沒跟誰訴說過他的奇妙的經驗：一種靈與肉之間的關係的發現。

其實，除非一個人本身曾經處身在那種靈與肉間的主僕關係。已走上第三樓的川仁想着。每個人的有形的肉體都懷抱着一個無形的靈質。但同屬一人的肉與靈却不能同居一蔭下。許多人根本就不會讓自己的肉體有機會跟靈精接觸。

這會館的三樓是個大禮堂，平日有六七張供會員搓麻將用的四方桌，排列在近窗處。黃昏以後，這兒的麻將碰撞聲便一時比一時密促，直到深夜或凌晨不息。今日也不例外。但川仁却感到今日會館裡的聲音有些不調和，缺少了一種他往日站在此梯口處時必聽到的撞擊聲。他感到今日會館裡異常的寧靜及空洞。他的心跳無緣無故加促，雙耳一陣絲熱，禮堂裡專心搓麻將的幾個老商賈、以及禮堂四圍的壁上掛着的許多大小照像，都一下子失了踪，化着

一陣煙霧，把整個大廳刷白了。他的耳熱從耳根一直蔓延到兩頰。他的雙手亦不知何時被汗水潮溼了——。

對於這陣異常的身理反應，川仁還沒有充足的時間去追想其原因，他心裡頭堆積了一整天的沉悶驟地加重。——怎麼搞的？嘿！他趕忙一步兩級三級的攀完幾節梯級，在最後一個轉折處跟誰人撞了個滿懷。那是和他同班訓練的一位朋友。

在兩人還未啓口前的數秒間，川仁的心跳業已風平浪靜，沉重的苛負不復存在，四壁突呈奪目的光彩，未來的明日後日宛如大節日，他跟家人穿得漂亮整齊，站在家裡的露台上觀看炮竹爆炸後洒得滿天漫地的紅紅，無雲的蔚藍空蒼反應着鞭炮的震耳膜及大鼓大鑼的盪心弦……。

川仁平日的沉默，使他的朋友認為最好別跟川仁拉上煩長的談話。然而，即使川仁是個聾子啞子，兩個相認的朋友在這窄狹的樓梯相撞後，無論如何是免不了最低限度的招呼的。川仁的同學裂嘴咪咪，以輕快的語調說：「沒課，這星期沒課。」話未完，他的雙腿便東東東東的繼續執行下樓的任務了。

——我知道。就在三樓那一刻我便知道今日沒課了。

鐵柵鎖上。肩高處掛了個小字牌，簡單說明這星期沒課的原因。川仁的視線落在字牌上最後的一行字：「下週練習照常。」

在這兒進出年許的川仁知道一個永遠沒上鎖的小旁門。

他走近由八十塊「塌塌米」相砌而成的練習場邊，很陌生似的四處張望了一會，確知館內除了自己（以及壁上的一幅柔道宗師的照片）外，沒有他人。他脫下鞋子，按照練習時的規則，朝柔道宗師照片的方向作了個深深的鞠躬，踏入「塌塌米」場中，以腳緣繞場走了一週，邊走邊做了些影子練習。之後，他以日本式的膝坐法蹲坐在宗師的照像旁，面向柔道場的中心。

他很快便跌落汹涌的思潮中。

川仁向來是個體格虛弱，臉色蒼白的青年，一向忽略運動的重要。不甚激烈的、不需多跳躍奔跑的如乒乓、保齡球等運動，他還有信心去參加。然後，他認識了柔道、空手道及中

國各派拳術之類的武術性的激烈運動。——那些都是屬於個人性質、強者勝、弱者負的競爭；智與力、敏與勇都是勝利的基本條件。兩年前，他開始了柔道訓練；藉着沉重功課的啓發，他才開始向自己證實靈與肉的確同時存在，並察覺到靈與肉之間主僕性質之不相衡與衝突。

——人皆有靈，然肉與靈却如陰與陽，相對而生，相衡而存。或以肉為主、靈爲僕。肉在朝夕尋覓性愛的知感性的、以及極端虐待性的歡樂，造成一片巨大的黑影，深厚的籠罩着有同樣生存及發抒權利的靈。因此靈便像個被姦的小女孩，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權利，過着最黑暗的生活。或以靈爲主，日夜沉惑於內心的自我交談，視旭日的輪廓爲真理的啓示、飾夢迴爲解放一己及大群的永生之道，遂忽視了肉體的存在，或是把肉體的地位降到生存條件的最低限度，不知珍惜。

——就是因爲我的體格氣質不比一般人壯，動作不比一般人敏捷，在練習柔道時時常被摔倒。練習地面絞鎖術時，一百次中有九十次被壓在下面，動彈不得。

——當冷汗湧然而出，心跳驟增，肺房的工作率力猛跌，氣力開始出賣肉體，視線漸漸模糊，大量的血沖入耳膜及其周圍而鑼鼓出轟轟的「知知」聲時，靈與肉才發覺兩者之間的關係原來是那麽冷漠遙遠，那麽不公平。外面的敵人冷笑着增加壓力，收緊圍在我頸項的雙手，他的雙腳八字的扒開，蠻牛般的鐵體毫不放鬆地橫壓着我的胸膛，壓着：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一直壓制着我、勒着我。爲何我不投降呢？哈！這只不過是種練習吧了。我又何必自討苦吃？我感到喉間乾燥如沙漠，舌頭麻，我的衰弱的牙肉這時必定已注滿流血了。

——雖然只是肉在承受着斷骨裂肉的痛楚，然而從肉體的深處，靈察覺了自己亦身處險境。力量漸漸衰退的肉體向靈閃出危險的紅燈。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靈與肉之間的距離縮短了，靈與肉走進了同一個斗室，面對面。因此，靈與肉首次獲得調諧、互相對證對方的存在。靈與肉同時宣佈兩者的同等地位，再無僕主之別了。肉體這才知道自己畢竟不是無敵的，也有被毀的一刻。靈亦對於肉的基本地位不再頑固地否認了。

——不幸的是，在這乍看起來和協之約已簽定之際，暴君的肉突然傲聲道：「唇亡齒寒，我又何苦要獨自承受這壓力下的痛苦呢？」和諧的達成閃電般地被自私、貪生的肉破壞了。

，掀翻了靈與肉間的平衡。很顯然，肉體是跌入了「被毀」的恐懼這圈套，出賣了靈與本身。這就形成陰陽盛衰不平衡之現象，而造出物物往一面倒，終於萬靈萬物皆滅。

在這兩年來的柔道練習期間，川仁的靈便會兩度投降於此種肉體的毀滅的威迫下，而放棄了柔道。但過了兩個月後，他的智靈重整崩潰的力量，兩度再向勢力強大的源啓於肉的威脅宣戰。靈的主要力量是一種羞恥的識覺：投降於肉體的「毀滅」恐懼的威脅是種侮恥。他想到陰陽不相衡則倒的原則。

其實人是唯一會欺騙自己的動物。鸵鳥雖會把頭埋入沙中不願面對敵人，牠因沒有人類所擁有的智慧與靈質而無須負自欺欺人的罪名。人却自封為萬物之靈。人有肉，亦有靈。

在川仁決定二度放棄柔道前的一個星期，他的女友說：「如果你的體格不適合激烈的運動，你又何苦這麼樣折磨自己呢？柔道這門武術性的運動並不適合世界上所有的人。就好像舞蹈並不是為人人而創造的。要成為好的舞蹈家非得有基本的天才不可。你也不是常說學校的課忙得很嗎？你還要在晚間偷閒自修文學呢！何必老跟自己過意不去，鞭撻自己。」那是他首次放棄但又重返柔道館的第五個月後的一天。川仁的女友做事腳踏實地，並不像川仁那樣思想時常過於理想化。這一點川仁當然也知道。她的關懷的話，在川仁聽來就好像是慈母的愛語，川仁用心聽完女友的話後，長長舒了口氣，沒給她任何確定性的反應。那時他已上了肉與靈的許多課，完全明瞭肉與靈之間的矛盾關係了。並且他嘗過在第一次放棄柔道後，肉的滅亡旗幟時向靈嬉嘲的苦澀滋味，他不敢去想「這是第二次，唉！這是第二次。」雖然當時他心靈上的苦悶及壓力的確沉重，其實他的靈還沒有再度投降給滅亡的威脅的想法。

批改學生的考卷使他忙了一陣，他的女友秋還犧牲了不少燈下的時間幫忙他整理教課的筆記。星期三黃昏，是上柔道課的時間，川仁還忙著揮紅筆，打圈子。——這次我得在每一份考卷後寫上一點批評及建議，那麼做對學生們會有點裨益的。半小時前秋來電說今晚她會到我家來，她說她有個好消息告訴我。那會是甚麼好消息，竟然神祕到不能在電話裡告訴我呢？我想嘛一定是——。門鈴尖銳地宣告有客所訪。——會是誰？不該是秋，她說的時間沒那麼早。

——川啊！那是你的學生，他們說是按照你的吩咐來補習華文的。

——噢！我差點忘了。媽，請他們到客廳坐一會兒，我就來。

八時左右，秋一進門便歡聲向川仁說：「我的師訓獎學金的申請被接受了。」對家境不很好的秋來說，這當然是個好消息。當晚，兩人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把最後一批考卷批完，放下了心頭上的一層負擔，背挨着背軟坐在長沙發上。

川仁想：我應該對秋公平點，以後這幾個晚上應該是屬於她的。

每二週，秋收拾好了行李，踏上整百哩外數百日的師訓路程去了。

以後的兩三個星期，秋的身影一直站在川仁的眼前，她的鈴聲的關懷及成熟的氣息，充滿了川仁的心。在夜間，他把她的話一句一句串起，像無數的珠寶，獨自玩賞。——不要挨得太晚了；別再在晚上喝濃咖啡了；身體要緊……她的每一句話他都能追憶——但，除了那一句：「我想柔道這一類的運動並不適合你。」

負責組織他的心智的每一個細胞都知道得十分清楚，一旦觸到「柔道」這枚地雷，一連串的爆炸會把苦苦建成的海市蜃樓似的防備系統都轟炸得粉碎。因此，億萬個細胞無時無刻不得不十分謹慎，以免踩上那危險的地雷。

跪坐在柔道場中，跌入深深的思網中的川仁感到兩腿麻木。在思想的當兒，他的雙眼一直視望着宗師的照片。館內還只是他們兩人。可能會有第三者第四者到來過，但川仁忘了現實世界的存在，沒察覺到思靈外的任何動靜。他右手按着「塌塌米」，艱難地站起。待雙腿感到舒適點後，他便像做夢般地做了幾式影子練習，以及一些側身跌倒護身及翻滾的練習。窗外的暮色漸散，滿天的星斗播下清涼之夜的種子。

三島由紀夫之死，終於在川仁的駝鳥生命裡觸發了被恐懼重重保護着的內心衝突的火藥，炸破了薄如無物的護衛汽球，把他驚醒。不管三島選擇切腹而亡的主要動機為何，川仁心裡知道，在三島的生命中，他從未停止這肉與靈之間的掙扎。這成了他願一借的照鏡。

這次再度重返柔道館的決定，像他上次放棄柔道一樣，並沒有經過多少的意識衝突後方決定的。數日後的一個黃昏，他很平靜地把柔道衣放入一個旅行袋，就像好幾年來他從未停

輟這柔道訓練似的，準時到達柔道館。

——肉與靈的相冲至相存便是意識生命的起端，是超越懊惱、失望、挫折及苦痛的第一課。靈與肉，誰執牛耳？那是另一回事。靈肉的相鬥是種互生相存的證實。如果我的心裡有神，神會助我。如果我無神，那是因為我不需要神。有一天，肉與靈的血戰完結了，肉與靈之間便會獲得至上的調諧。靈肉觸合，再無主僕之分時，人生才開始，人才能一天又一天的超越昨日的舊我，才能從今日活到明晨，每日會掌接納一個新我。那是新生。靈肉合一才是人生的至高目標，才是完整的人的一種真諦。

川仁的神色驟地顯得十分機警，動作靈敏地往向衝出，前身微弓，雙脚用力一蹬，喉間很自然的喊出一聲低沉但有力的怒吼，整個人彈起，十隻脚指圓滑地在空中畫出一個弧圓。

成半輪形的軀體的翻滾突然凍結於空中——。

賂金

……米雅，妳要知道，如果我答應了，將有一百五十多戶人家會哭泣的，他們從此會無家可住呀！……

那扇門「呀」的一聲被推開，一位容光煥發的男人走了進來；他戴着一副黑眼鏡，身穿一套整潔西裝。

「米雅！妳在那兒？」蘇林的叫聲顯得乏力。他放鬆綁在頭上的領帶，然後隨手扔下那裝滿文件黑色手提包在桌面上。

「妳沒聽見我在叫妳嗎？雅！」這次的蘇林是提高喉嚨叫道。

隨即，臥室內走出一位妙齡女孩子來，她的人長得潔白秀麗；她走向他時，綁在腦後的兩條馬尾輕微地擺動着。

「哎呀！今天阿邦怎麼早就回來呀？」

「妳要不要跟我去？」

「我問阿邦爲甚麼這樣早就回來了？」

「我也在問雅要不要跟阿邦去？」

「去那裏？」

「阿邦要去巴里山希開會。」

「遠嗎？」

「不怎麼遠。離咱們這兒才三十五里。」

「亞拉！阿邦還說不遠……」

「還有！還要再走紅泥小路三里才算抵達。」

「嗯！如果這樣，雅不想跟去了。阿邦，我們那輛老爺車說不定會半途死火呢！阿邦是一名人民代表竟駛用這樣老舊的車，雅 *manu*。」

「噢？雅怎麼說呢？它的表面看來是陳舊老爺了，但它的引擎可不壞囉！妳還怕甚麼？」

這時米雅感到她說錯了話，她丈夫的確說得不錯，這輛車子雖然老爺了，但自從蘇林購來這輛車子後，就未曾見過他送去汽車修理廠。

其實，米雅心里是不很想到那地方去的，跟那些大人物在一起，心里頭總會感到不自在。但，她仍不能決定是否要陪同丈夫出席這次的會議。

米雅沉思着。

「噯！還在想甚麼呢？快點去準備啦！」蘇林催促道。

「那兒還會有誰呢？邦。」

「州務大臣。」

「亞拉！」米雅習慣地又輕呼了一聲。

「怎麼啦？」

「我怕羞。我這一身沒戴甚麼金鑽玉指，給人家瞧後，太不好意思了。」

蘇林恍然大悟地大笑。他明白他妻子要出席這種場面的心理，他是知道他太太身上沒擁有婦女們那些奢侈的裝飾品，但，今天蘇林覺得需要自己太太陪同他出席這次隆重的會議，他想要她認識那些推舉他為這地區人民代表的百姓。

「百姓不是要看我們的金鑽玉指，他們要看我們的心。」蘇林解釋道。

米雅微笑。這微笑，蘇林明白，米雅是答應陪同他出席這次的會議。

米雅轉身向臥室走去，蘇林默默地坐在沙發上等待着……。

喀！喀！喀！

是一陣敲門聲，蘇林猛然轉首向大門處望去，他記起剛才推門進來時忘了把門掩上去；這時他看到一位禿頭中年人站在門檻旁。兩目相投後，蘇林趕忙起身迎上去。

「噢！頭家林！進來！進來！」

「德立馬卡色！德立馬卡色！」禿頭老關笑咪咪地跨入屋內廳里來。

蘇林及林老關各坐在一張短沙發上。林老關從他褲袋里取出一盒紅海軍香煙來，抽出一支伸給蘇林。

「抽根煙？」林老關笑着地問。

「啊！謝謝！我不抽。」蘇林笑着拒絕對方的好意。

「哦！看來英仄蘇也懂得珍惜金錢了！」那林老關邊說邊把那枝煙放在自己雙唇間，接着，在從衣袋里取出個銀製的打火機來，擦着了火，燃上銜在嘴邊香煙，悠然地吸入一口；一縷縷煙霧自他鼻孔冒出來，這顯示了這人在抽煙歷史上已相當久了。

「你說笑了，頭家林。」

蘇林看到對方那抽煙的姿態，暗地里覺得好笑。也許一個不懂抽煙的人，看到別人稍有一點不尋常的抽煙態度，內心會感到可笑的。

林老關習慣地伸手摸了下他頭頂上的光禿處後，才認真地說：

「英仄蘇，我到這里來的目的是有一個很大的期望。」

「說吧！甚麼期望？」

「我要請求你幫我一個忙。」

「甚麼忙？說吧！」

「在甘幫巴地那兒有一塊礦地，我想申請准証在那地方開礦。」

「有沒有寄上申請表格？」

「有！」林老關猛抽了一口煙，繼續道：「但是卻沒有回音，後來我去見州務大臣。」

他說話時，一團團煙霧從他嘴腔噴出。

「他怎麼說？」

「他叫我來見你，他說，那地方是屬於你英仄蘇的，那地方由你管轄。」

林老闖說完，以着盼望對方快點回答他話題的目光緊盯住蘇林。

蘇林沉思了片刻，才道：

「如果是這樣，我不允許你開礦，頭家林。」

林老闖猛然吃了一驚，眼圈開始發紅；他根本沒料到對方會乾脆一口拒絕他，但林老闖盡量強忍內心那一股激動，強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

他們倆一時間都沉默着。

半晌，米雅從臥房內走出來，步伐那麼的輕盈；當她瞥到林老闖也在客廳時，於是招呼了一聲林老闖！蘇林及林老闖猛發覺米雅站在他們眼前。

米雅穿着一襲淡紅色的迷妳裙，修長的腿套上了絲襪，那兩隻水汪汪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秀麗的面龐，皙白的皮膚，顯出了一個已婚婦女到了成熟時期的嫵媚、豐彩。林老闖見到米雅這一身打扮，不禁多望了米雅幾眼。

「嘩！仄雅，妳打扮得如此漂亮，是不是要去那里呀？」林老闖習慣地摸摸他禿頭處。米雅微笑着：

「我們要去巴里山希。」

說完，米雅便走近他丈夫身旁；蘇林只是默默地坐在那兒，沒表示甚麼。

「不知頭家林到我們這兒來有甚麼事？」米雅坐在他丈夫旁另一張沙發上。

「唔！我來只是想請蘇先生幫我一下忙。」

「甚麼事需要他幫忙啊？」說着，米雅望望蘇林，他還是那樣默坐着。

「我想要個開礦准証，可是妳先生不肯幫忙，唉！實在太難了。」

林老闖說完，不禁搖了搖頭，然後把那不能再短的煙頭拋往桌底下的廢簍裏。米雅再望望蘇林，此時他臉色有點變，變得有點氣憤的樣子。

「如果英仄肯幫忙我，我頭家林一定送英仄一輛新型大汽車，馬賽地。」林老闖把目光

轉向蘇林臉上去。

「嘩！很好！頭家林，我先生的車，不但舊，而且老爺。」米雅輕呼了起來，她遂以乞求的眼光瞞住丈夫，希望他能接受林老闖的要求。能有一輛新型的汽車，那是米雅期待已久的願望。

蘇林仍舊沉默着，似乎這個代價打不動他的心。

「阿邦，你就幫他忙嘛！」米雅竟撒起嬌來，嘟着小嘴道。
蘇林搖搖頭。

「我們將有一輛簇新的馬賽地坐啊！」
他還是搖搖頭。

「還有我還會給你們每人十千塊。」

林老闖似非獲得這個准証不可，他提高了代價，好使對方動心。
然而，蘇林依然無動以衷，他仍舊默然搖頭。

「接受吧！阿邦。」米雅在旁慫恿，臉色顯得緊張，好似若這個大富不能獲得，實在太可惜了。

「我很想要一輛新車啊！阿邦。」
蘇林沒有任何表示。

「我們可用這一筆錢購座洋樓呀！」米雅見到丈夫木然的神色，有種欲哭的感覺。

「阿邦，你就接受吧！別人家敢這麼做，難道你就不敢嗎？」

這時，蘇林感到有點躊躇；他似看到眼前一堆堆的鈔票，一座洋樓，一輛新型大汽車，許多人在向他們歡呼。突然，他猛感覺眼前的這些東西劇烈地旋轉、旋轉，耳旁若聽到甘幫巴地的居民正痛苦地叫喊、呻吟，他感到內心一陣陣絞痛。

他摔下了自己的頭。他看到米雅的頤頰有兩橫淚水，林老闖焦急地瞞住他。

蘇林緊緊地盯住林老闖：

「頭家林！你不能，你不能够這麼做！你不能去開礦！」蘇林激動地說，他差點就喊了起來。

「阿邦，你瘋了？」

米雅驚慌地搖撼着蘇林的臂膀，淚水溢滿了整個臉頰。

「我沒瘋，我還好。米雅，妳要知道，如果我答應了，將有一百五十多戶人家會哭泣的，他們從此會無家可住呀！妳明白嗎？」

蘇林這時表明了他的立場：他是一位真正、負責任的地區人民代表，以及為何本地區人民所推舉他為首、所敬仰的人。

客廳裏一片寂靜。林老闆垂下頭，米雅在啜泣。大家都保持相當久的緘默。

「阿邦，你就答應頭家林吧！況且沒有人會知道你是接受頭家林的錢，好嗎？」米雅的確是被利欲熏心了，非得到那些金錢、汽車不可。

「米雅，妳還為那些金錢、汽車痴迷嗎？妳要阿邦吸百姓的血不成？」

米雅垂下頭去，不再說甚麼了，也許她感到有點慚愧。

這時，林老板抬起頭來，悲哀地對蘇林說：

「英仄蘇，你可以叫那些人搬到別地方去住啊！」

蘇林的臉孔忽又變色了，臉色變得好兇。

「頭家林，你現在可以給我離去！」蘇林毫不客氣指着林老闆叱道。

林老闆快快然站起身，接着道：

「我可以再加多十千，怎樣？」林老闆還比了比手。

「我說頭家林你可以給我離去！」

蘇林的臉更兇了，他恨不得一拳照着林老闆的面孔打去。坐在一旁的米雅被嚇住了，她從未見過自己丈夫會這樣生氣過。

林老闆望了那發呆的米雅，然後垂頭喪氣離開這間屋子。

半晌，米雅清醒了，她見到林老闆已不在客廳里，於是便放聲大哭，她一切的願望，隨着林老闆的離去，碎了……碎了！

「你……你傻了！阿邦。唔……唔……」米雅伏在桌面上痛哭着。

蘇林默默地坐在沙發上，一雙眼直朝向天花板看去。

「今天，你自己去好了，唔……雅不想跟阿邦去。唔唔！」
米雅的哭聲哽响亮。

蘇林仍盯住天花板，這時他似看到天花板上有一羣百姓正向他招手歡笑……，蘇林不期然地也笑了。

（寄自丹州）

風訊

□本期有一篇很別緻的文字，那是「李核集」，一個從法國來的女孩子寫的詩，還有她自己繪的非常清新的配圖，華文的翻譯者是作者的父親。

□牧鈴奴遊法歸來後，有不少新作，上期已刊出他的詩，本期刊出他的散文和小說，「法遊散草」還配有他遊法時攝取的相片。

□蘇聯作家蘇茲尼辛第二次成為新聞人物，一次是他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這次是他被蘇聯放逐出境。他獲獎時，我們曾介紹過他和他的作品，現在，我們再刊出三篇有關他的文字，讓讀者們作進一步的了解。

□「台灣的新生代小說作者」是一位從檳城赴台升學的作者的來稿，對近二十年來的台灣新生代小說作者有概括性的介紹與說明。

□星洲著名畫家林木化先生的「木化大炭小品」，充滿靈思。

請閱下列五種叢書

星 座 叢 書

李木香編：砂勝越現代詩選上集

謝永就著：悲喜劇（詩）

每冊訂價馬幣二元

郵購地址：

MR. CHIA YONG CHEW,

P.O. Box 1280,

Kuching, Sarawak.

棕 櫚 叢 書

宋子衡著：宋子衡短篇

冰 谷 著：沒有黃昏的日子

每冊訂價馬幣二元

郵購地址：

NG NEOH LENG,

153, Jalan Tanah Liet,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犀 牛 叢 書

1 李有成著：鳥及其他

2 麥 秀著：再見斑馬線

3 思 采著：風向

4 梅淑貞著：梅詩集

每冊定價馬幣二元

郵購地址：

TEH BOON CHOOI

317, Tanjong Tokong, Penang.

五 月 叢 書

子木著：白天的月亮（小說）（已出版）

流 川著：流川論評集

謝 清著：醉了，芒草（小說）

郵購處：

TAN SWIE HIAN,

34, Lorong 28,

Geylang, S'pore 14.

蕉 風 文 叢

尼金斯基日記（牧鈴奴 郝小菲合譯）

閒思錄（黃潤岳著）（已售完）

填 鴨（完顏藉著）

點線隨筆（歹羊著）

湄公河詩集（拉笛夫著）

郵購地址：

CHAO FOON MONTHLY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文叢訂購辦法

■叢書五本：「尼金斯基日記」 （定價一元）

歹 羊著：「點・線隨筆」（定價一元六角）

完顏藉著：「填鴨」（定價一元四角）

黃潤岳著：「閒思錄」：（定價一元）（已售完）

拉笛夫著：「湄公河」（定價一元）

■訂購辦法：

●預約者請填寫下列表格，在書名前（ ）內用△號劃出預約書目，連同應付價格同值的郵票寄交：

蕉風文叢收：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文叢訂購單

訂購者姓名	(中文) (英文)
訂購者地址	(英文)
訂購書籍：	() 點・線隨筆 冊 () 填鴨 冊 () 湄公河 () 冊 () 尼金斯基日記 冊
價 格	上述叢書共 _____ 冊 共計 _____ 元 _____ 角
備 註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53 期 ● 一九七四年四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